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五

學海堂

經義述聞 毛詩中

高郵王尚書引之 著

毋懷靡及 周爰咨諏 周爰咨謀 周爰咨度 周

爰咨詢

引之謹案小雅皇皇者華篇左傳謂有五善國語謂有六德而其說小異襄四年傳曰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所謂五善者咨也詢也度也諏也謀也魯語曰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毋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敎臣聞之曰懷和為毋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况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所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一

謂六德者毋懷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周也左傳之五善則無

毋懷與周而有咨國語之六德則有每懷與周而無咨此其不

同者也毛傳誤以五善六德合而為一故其說曰毋雖懷和也

忠信為周 此二句用國語 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 此二句用左傳 咨事之難

易為謀咨禮義所宜為度 此二句合用左傳國語 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

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夫五善無周有周則

六善矣六德無咨有咨則七德矣傳列周咨諏謀度詢凡六事

而曰兼此五者加以懷為中和之德凡七事而曰成於六德欲

彌縫五善六德之參差而參差愈甚失之矣然其說猶以毋懷

為懷和備六德之數也至箋則曰春秋外傳曰懷和為毋懷和

當為私又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

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於是  
以懷和爲懷私擯諸六德之外與國語之文不合而又以中和  
爲忠信則是以懷和之訓強附於忠信爲周古無謂忠信爲中  
和者故孫毓曰忠  
信自是周之訓何得以釋中和國語及毛傳皆無此意且曰雖得此於忠信之  
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則是以忠信爲周與  
每懷靡及合爲一德既乖國語之文又失毛傳之意矣韋昭注  
國語亦承鄭箋之誤其注懷和爲每懷曰鄭後司農云和當爲  
私注咨才爲諷曰才當爲事引左傳咨事爲謀注咨事爲謀曰  
事當爲難引左傳咨難爲謀注重之以六德曰六德謂諷也謀  
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改和爲私而六德遂亾其一益之以咨  
則又六德之所無也改才爲事改事爲難皆強取左傳之文以  
皇清經解 卷五頁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二

說國語而不知五善六德其說各異不可比而同之也

維其偕矣 飲酒孔偕

家大人曰廣雅曰皆嘉也皆與偕古字通

湯誓子及女皆亾孟  
子梁惠王篇作偕秦

風無衣篇與子偕行漢書  
趙充國辛慶忌傳贊作皆

小雅魚麗曰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偕

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偕偕亦嘉也語之轉耳  
荀子大略篇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  
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荀子以時宜敬交驩欣  
爲偕是偕與嘉同義

是以有譽處兮 式燕且譽 韓姑燕譽

蓼蕭篇是以有譽處兮集傳引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樂  
也引之謹案蘇氏之說是也 昭二年左傳季氏有嘉樹焉宣子  
譽之服虔注曰譽游也引夏諺曰

一游一譽爲諸侯度今孟子梁惠王篇譽作陳趙岐注曰豫爾亦遊也引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是豫譽古字通爾雅曰豫樂也豫安也則譽處安處也蓼蕭之譽處承燕笑語分而言之裳裳者華之譽處承我心寫兮而言之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譽樂也南有嘉魚曰嘉賓式燕以樂車壘曰式燕且喜又曰式燕且譽六月曰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媧燕譽射義引詩則燕則譽而釋之曰則安則與皆安樂之意也箋悉訓爲名譽之譽疏矣

### 我心則休

家大人曰善善者莪篇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語之轉耳箋曰休者休休然休休猶欣欣亦語之轉也周語爲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同廣雅呂刑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言雖喜勿

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喜也說見前雖休勿休下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也釋文正義並訓休爲美失之

### 選徒蹕蹕

車攻篇之子于苗選徒蹕蹕毛傳曰蹕蹕聲也唯數車徒者爲有聲也正義曰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謹謹而云蹕蹕故知唯數者爲有聲引之謹案選具也字本作僎說文云僎具也又云強具也與與僎古同聲周官內饗邊百羞醬物珍物以俛饋謂先具百羞等物以俛饋也字亦作撰大司馬羣吏撰車徒謂具車徒也並說見周官此言選徒亦謂具並說見周官徒襄九年左傳使華臣具正徒史

記司馬相如傳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謂具騎兵萬人也高誘注淮南脩務篇曰蹕眾也十月之交篇讒口蹕蹕箋曰蹕蹕眾

多貌此言蹢躅亦是眾多之貌言所具之卒徒蹢躅然眾多非謂數車徒者之聲蹢躅然也

會同有繹

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毛傳曰繹陳也家大人曰訓繹為陳雖本爾雅然會同有陳於文義似有未安繹蓋盛貌也此承上赤芾金舄而言言諸侯來會其服章之盛繹繹然也商頌那篇庸鼓有數毛彼傳曰數數然盛也廣雅曰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曰繹繹盛兒釋數驛竝通凡言有者皆形容之詞故知繹為盛貌

謂我宣驕

鴻鴈篇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毛傳曰宣示皇清經解卷三頁五王尚書經義述聞四

也引之謚案宣驕與劬勞相對為文劬亦勞也宣亦驕也昭二十九年左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宣者修大之意直而不遠而不攜遠而不淫復而不厭衰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價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義皆上下相因杜注以不宣為不自顯失之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又小畜之噬嗑方喙廣口井之恆作方喙宣口是宣為侈大之意宣驕猶言驕奢非謂宣示其驕也箋曰謂我役作眾民為驕奢於義為長

夜未央 夜未艾 夜鄉晨

家大人曰庭燎首章夜未央毛傳曰央且也箋曰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按秦詩兼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土竝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中央中央也一

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三更三  
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案唐時俗語不可以證經今人亦無呼夜半爲夜央者毛

公訓央爲旦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

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

古詩云調弦未遽央卽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案未渠央乃漢人常

語不須訓釋而更曲引未渠復加以猶言適合學者不曉其意案顏

說非也夜未央者夜未已也楚辭離騷時亦猶其未央王注云

央盡也廣雅九歌爛昭昭兮未央注云央已也廣雅同庭燎釋文引說文央久

也已也今本脫已也二字盡亦已也管子輕重丁篇云賈人蓄物而賣爲儻

買爲取市未央畢央畢皆盡也呂氏春秋知化篇云其後患未

央是古人謂未已爲未央也夜盡則旦故毛云央旦也鄭云夜

皇清經解卷三夏五王尚書經義述聞五

未渠央亦是此意今以未央爲未中則與下文不合朝禮辨色

始入夜未中而朝我未之前聞也古詩調弦未遽央央亦已也

豈未遽中之謂乎正義以旦爲夜屈之限是也呂氏春秋安於篇注屈盡也

而又從王肅以未旦爲夜半則非釋文且作且音七也反又子

徐反尤非據王肅以未旦爲夜半則毛傳之本作旦甚明段氏

若膺毛詩傳小箋云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

漸進也此曲說不可通

二章夜未艾傳曰艾久也箋曰芟未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案

毛以夜未艾爲夜未久則反在未央之前誤矣鄭云芟未曰艾

近之而又以爲先雞鳴時則非也朝禮辨色始入不得在雞鳴

之先予謂艾亦已也已央艾一聲之轉夜未艾猶言夜未央耳

襄九年左傳大勞未艾杜注云艾息也哀二年傳憂未艾也宣十二年傳憂未歇也歇息艾皆已也正義云未艾先於雞鳴未央又在其前亦非錢氏曉徵荅問據爾雅訓艾爲歷謂五夜未更歷則夜上須加五字矣尤非

三章夜鄉晨箋曰晨明也上二章聞鷺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明之時也案晨謂昧爽時也鄉猶方也字亦作嚮隨象傳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謂方晦入宴息也夜鄉晨亦謂夜方晨也凡將明未明謂之晨故明亦謂之晨義相因也此言庭燎有輝則晨是未明之時矣晨說文作晨云早昧爽也周官司寤氏禦晨行者鄭彼注云晨先明也晨在明先故星尚可見周語云農祥晨正是也宣二年左傳云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皇清經解卷五頁五王尚書經義述聞

而假寐成十六年傳云楚晨壓晉軍而陳旦而戰是晨爲未明之時也天未明則夜未已然則夜鄉晨猶言夜未央夜未艾耳至辨色始入旌旂可見則在晨之後矣鄭訓晨爲明亦失之夫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長言之則一倡三歎而不病其復此三章皆言早朝之事文雖異而義則同若必以未央未艾鄉晨分先後則庭燎之光庭燎晰晰庭燎有輝豈亦有先後乎凡三章同義者詩中往往有之緇衣云敝子又改爲兮敝子又改造兮敝子又改作兮爾雅云作造爲也蒹葭云蒹葭蒼蒼蒹葭萋萋蒹葭采采傳云萋萋猶蒼蒼也采采猶萋萋也若斯之類不可枚舉知類通達是所望於後之君子焉

傳曰蔞落也尚有樹檀而下有蔞尚與曰檀下有蔞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引之謹案二章其下維穀傳曰穀惡木也則此蔞字亦當爲木名非落葉之謂也蔞疑當讀爲擇廣雅棹棗博以擇也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擇棘鄭注曰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夏官繕人釋文擇劉音澤又音亦一音徒洛反徒洛反之音與蔞相近故借蔞爲擇蓋檀可以爲輪爲輻擇亦可以爲決穀亦可以爲布爲紙見陸機疏皆適於用者也首章曰其下維擇二章曰其下維穀言在下者非無可用之才在王之用之而已下文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傳以爲舉賢用滯其義正相承也

君子攸芋

皇清經解

卷五夏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七

斯干篇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毛傳曰芋大也箋曰芋當作幬幬覆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引之謹案訓大訓覆皆有未安芋當讀爲宇宇居也大雅綿篇聿來胥宇柔柔篇念我土宇魯頌閟宮篇並曰宇居也承上文言約之拯之於是室成而君子居之矣鄭注大司徒媿宮室曰謂約椽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疏曰宇居也彼處云云皆約舉詩辭攸宇卽攸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宇

衆維魚矣旒維旟矣

盧氏鍾山札記引丁希曾曰眾乃螺字之省說文螺與蠃同螺

實蝗類說文蠃蝗也蝗蠃也則蝗一名蠃不但同類而已

岸旁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



蝻蝻而出卽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螺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引之謹案此說似是而非魚子化蝗固爲凶年之徵不化蝗而仍爲魚則不過魚子生育之常未足爲豐年之兆魚子逢潦歲亦不爲蝗而爲魚則安知其不爲水灾乎且螺者蝗也魚子已化爲蝗而後謂之螺未化則仍然魚子耳不得便以螺名而丁云魚子爲風日所燥卽變爲蝗蟲以害苗今螺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是以螺爲魚子也其誤不已甚乎况經言維魚不言爲魚本無變化之義何須問其爲何物所化乎曰下文旒維旒矣非變化之象乎曰謂旒化爲旒者集傳所存或說也其說曰旒郊野所建統人少旒州里所建統人多旒所統不若旒所統之眾故蓼旒乃是旒

皇清經解

卷五頁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八

則爲人眾案大司馬郊野載旒百官載旒郊則四郊去國百里野則公邑在邦甸之地去國二百里二百里內之人民無少於百官之理司常州里建旒縣鄙建旒以大司徒五家爲比計之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以遂人五家爲鄰計之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縣亦二千五百家州與縣戶口相等豈得謂旒所統不若旒所統之眾乎况居四郊之民卽州里之不在國中者故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則四郊亦有州里也郊野與州里又何異之有乎然則旒化爲旒之說本不可通又安得有眾化爲魚之說乎眾維魚矣旒維旒矣者上維字訓乃下維字則訓與旒維旒者旒與旒也大雅靈臺篇虞業維樅賁鼓維鏞言虞業與

從毛傳櫂也賁鼓與鑄也字亦作惟禹貢齒革羽旄惟木言齒革

羽旄與木也酒誥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言百僚庶尹與亞

與服宗工也多方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言告爾四國

多方與爾殷侯尹民也魯語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

序民事言百官之政事師尹與旅牧相也詳見釋詞此皆維訓為與

之證故鄭箋曰又夢見旄與旟也上句單舉一物故毛傳曰陰

陽和則魚眾多矣下句並舉二物故傳曰旄旟所以聚眾也後

人不知旄維旟矣之維與與同義乃猥以為旄化為旟因之眾

維魚矣亦欲以變化解之於是異說橫生而本義湮沒矣

不敢戲談

箋曰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引之謹案談亦戲也玉篇

皇清經解卷五頁五王尚書經義述聞九

廣韻並云談戲調也廣雅嘲調也眾經音義卷十孟子告子篇

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談笑者調笑也調談一聲

之轉耳戲而嘲之謂之調亦謂之談故以戲談連文戲談猶戲

諠也嘲諠所以為樂禍將及已憂心如焚則不敢為樂矣故曰

憂心如惓不敢戲談

有實其猗 有實其積

傳曰實滿猗長也箋曰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

滿其猗倚之映谷使之齊均也引之謹案訓猗為長無所指實

映谷旁倚何得即謂之倚乎今案詩之常例凡言有實其實有

猗其羽有略其耜有棣其角末一字皆實指其物有實其猗文

義亦然也猗疑當讀為阿古音猗與阿同故二字通用莫楚篇

猗難其枝卽隰桑之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也漢外黃令高彪碑  
稽功猗衡卽商頌之阿衡也山之曲隅謂之阿楚辭九歌若有  
人兮山之阿王注曰阿曲隅也是也實廣大貌魯頌閟宮篇實  
實枚枚傳曰實實廣大也是也有實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  
廣大也阿爲山隅乃偏高不平之地而其廣大實實然亦如爲  
政不平之師尹勢位赫赫然也故詩人取譬焉大雅卷阿曰有  
卷者阿文義正與此相似又案周頌載芟篇載獲濟濟有實其  
積亦謂露積之庾其形實實然廣大也楚芟曰曾孫之庾如坻  
如京良耜曰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則有實其積之謂矣鄭彼箋  
以有實爲實成亦失之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

爾雅仇仇敖敖傲也郭注曰皆傲慢賢者正月篇彼求我則如  
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毛傳曰仇仇猶誓誓也箋曰王之  
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執畱我其禮待我誓誓然亦不  
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共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家大人曰緇  
衣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殺是以煩  
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鄭注曰言君始  
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  
不親信我也仇仇或作仇仇廣雅曰仇仇緩也集韻曰仇仇緩  
持也案緇衣注曰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卽是緩持之意義與廣  
雅同與爾雅毛傳詩箋皆異蓋本於三家也今案彼求我則如  
不我得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亦

我力亦當如緇衣注所解詩箋謂不問我在位之功力非也三復詩詞則緩於用賢之說爲切而傲賢之說爲疏矣

甯或滅之

燎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傳說甯或滅之曰滅之者水也箋曰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燦怒甯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家大人曰甯猶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滅之者以赫赫之宗周而乃爲褒姒所滅四句以上與下一氣相承詞意甚爲迫切若上言燎火難滅下言褒姒滅周則上下相承之閒多一轉折而詞意迂回矣箋云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非也水之滅火非無有之事火勢方盛而水滅之則爲甚矣不必先言其無有而後見有之者之爲甚也

皇清經解

卷五 頁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一

傳云滅之者水此正釋經文或滅之之意不如箋所云也甯乃一聲之轉故詩中多謂乃爲甯戴先生毛鄭詩考正曰四月首章胡甯忍子箋云甯猶曾也案甯猶乃也語之轉下甯莫我有同雲漢首章甯莫我聽甯亦乃也篇內甯丁我躬甯俾我遯胡甯忍子胡甯瘳我以旱竝同

以上戴說謹案抑風日月篇甯不我

顧小雅小弁篇甯莫之知四月篇胡甯忍子箋竝云甯猶曾也

又小雅正月篇甯莫之懲四月篇甯莫我有大雅雲漢篇甯莫

我聽甯丁我躬甯俾我遯諸甯字箋皆以曾字代之曾亦乃也

論語先進篇吾以子爲異之閒曾由與求之閒是也又雲漢篇

胡甯忍子胡甯瘳我以旱箋竝以何曾二字代之何曾何乃也

孟子公孫丑篇爾何曾比子於管仲趙注曰何曾猶何乃是也

大雅柔柔篇民之貪亂甯爲荼毒言民疾王之政貪樂禍亂乃爲苦毒之行也鄭箋訓甯爲安失之內則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

縱之而甯數休之言姑縱使勤勞而乃數數休息之也正義曰甯可數

數休息失之昭二十二年左傳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甯

以爲宗羞言無乃以爲宗羞也此無甯與他處言無甯者不同杜注無甯甯也失之賈子

禮篇不用命者甯丁我網史記殷本紀作乃入吾網此皆古人

謂乃爲甯之證

### 終踰絕險

箋曰終用是踰度陷絕之險引之謹案陷絕之險車不能度雖不棄爾輔亦無益也詩之絕險豈是之謂乎絕之言最也極也

後漢書吳良傳注絕猶極也爾雅鼎絕大謂之鼎郭注曰最大者絕澤謂之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王尚書經義述聞

銑注曰最有光澤也又絕高爲之京言最高也麋絕有力伏鹿

絕有力麋屬絕有力犴狼絕有力迅兔絕有力欣豕絕有力狍

熊虎醜絕有力麋牛絕有力欣假邵氏正義曰欣字衍雞絕有力奮皆言

最有力也此絕險亦謂最險之處也

### 曾是不意

箋曰女曾不以為是爲意乎正義曰商人畱輔顧僕之故終用踰

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為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禮

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為是賢相爲意

乎引之謹案如此解則經當云曾是不以為意文義乃明何得

但云不意乎今案意與億通億度也言棄輔則爾載必輸不棄

則絕險可濟商事如是治國可知所當度其利害而求賢以自

輔者也女何乃不度於是乎古者謂度爲意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何注曰億度是非漢書貨殖傳億作意子罕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意無度也

少儀毋測未至鄭注曰測意度也無意即毋測未至也何注以爲不在意失之意

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意之度

之也鄭注曰意心所無慮也無慮者度其大略之謂正義不知意訓爲度而云以意測度謀慮失之管子小問

篇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善意善度也尹注不知意訓爲度而云

以意度商子脩權篇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謂廢

尺寸而度長短也莊子胠篋篇妄意室中之藏謂矣度室中之

藏也荀子賦篇君子設辭請測意之謂請測度之也楊注不知意訓爲度

而云請測其意失之魏策臣願以鄙心意公謂以鄙心度公也韓子外儲

說人且意女謂人且度女也解老篇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意亦度也古人自有複語耳

哿矣富人 哿矣能言

家大人曰正月篇哿矣富人哀此俾獨哿與哀相對爲文哀者

憂悲哿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富人悲哉此無祿之俾獨

也兩無正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

如流俾躬處休哀與哿亦相對爲文言悲哉不能言之人其身

困瘁樂矣能言之人身處於安也哿嘉俱以加爲聲而其義相

近禮運以嘉魂魄鄭注曰嘉樂也王肅注家語問禮篇曰嘉善

樂也大雅假樂篇假樂君子中庸引作嘉樂是嘉與樂同義哿

之爲言猶嘉耳故昭八年左傳引詩哿矣能言杜注曰哿嘉也

毛傳訓哿爲可亦快意極心之稱廣雅曰厭故箋曰富人已

可惇獨將困

宋岳珂本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及宋板並作富人已可明北監本已字始作猶淺學人改之也

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失傳箋之意矣

### 萃者崔嵬

十月之交篇百川沸騰山冢萃嵬箋曰萃者崔嵬

漸漸之石篇維其萃矣箋

曰萃者崔嵬也字作萃不作萃此亦當然

山頂崔嵬者嵬釋文萃舊子恤反徐子綏

反鄭云崔嵬也左依爾雅音祖恤反本又作萃正義作萃曰釋

山云萃者厓屨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此經作萃

今本萃誤作萃辨見

校勘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萃子恤

反今本萃誤作萃則當訓為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

盡皆嵬也故鄭依爾雅為說漢書劉向傳引此亦作萃顏注曰

萃盡也山頂隆高而盡嵬壞

荀子君子篇引詩作山冢萃嵬萃字後人所改

引之謹案

### 皇清經解卷三頁五

土尚書經義述聞

古

卒當讀為猝

倉沒反

猝急也暴也言山冢猝然嵬壞也卒嵬與沸

騰相對若訓卒為崔嵬而以山冢卒連讀則與上句文義不倫

矣

### 既伏其辜

兩無正篇舍彼有罪既伏其辜正義曰王反舍彼有罪既伏其

辜者而不戮引之謹案如正義則是以舍彼有罪既伏其辜八

字為一句矣此篇前二章章十句若作一句讀則少一句與章

句不合且上下皆四字為句不應其閒又八字為句也今案伏

者藏也

見廣雅隱也韋注

凡戮有罪者當聲其罪而誅之今王

之舍彼有罪也則既隱藏其罪而不之發矣蓋惟其欲舍有罪

之人是以匿其罪狀耳解者誤以伏其辜為服罪則與舍字兩

相抵牾於是改句讀以牽就之疏矣

淪胥以鋪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毛傳曰淪率也箋曰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漢書敘傳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薰者謂相薰烝亦漸及之義後漢書蔡邕傳下獲勳胥之辜李賢注曰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九經古義曰薰闔也春秋傳曰以韓起爲闔薰與闔通易艮之九三曰厲薰心苟爽本薰作勳虞翻本作闔胡廣漢官解詁曰允祿勳勳猶闔也易曰爲闔寺是薰與闔通之證胥胥靡也皇清經解卷五頁五

王尙書經義述聞

五

漢書楚元王交傳云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云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呂氏春秋曰傳說般之胥靡也高誘曰胥靡刑罪之名詩言王赦有罪之辜而反坐無罪者以薰胥之刑也三家詩得之毛公誤也家大人曰詩言淪胥以敗淪胥以亾則此篇淪胥以鋪鋪字當訓爲病不當訓爲徧韓詩作痛本字也毛詩作鋪俗字也王肅訓鋪爲病義本韓詩也周南卷耳篇我僕痛矣釋文痛本又作鋪大雅江漢篇淮夷來鋪毛彼傳曰鋪病也是痛鋪古字通又案淪薰聲相近薰率聲之轉故爾雅毛詩訓淪爲率韓詩訓薰爲帥帥與率同薰亦淪也淪胥以鋪謂相率而入於刑人於刑則病苦故韓詩曰薰胥以痛漢書曰薰胥以刑其義一也高誘以胥靡爲刑名非以胥爲刑名應劭以



淪胥之胥爲胥靡於義未安晉灼注楚元王交傳曰胥相也靡胥靡爲相隨坐之刑義與淪胥之胥相近則可謂淪胥之胥爲胥靡則不可若惠氏讀薰爲闔而以爲刑名則尤爲不可周官闔人注曰闔人司昏晨以啟閉者刑

人墨者使守門此謂使刑人守門非謂闔爲刑名也且讀薰爲闔而以闔胥爲刑名而曰墨劓以刑荆宮以刑其可乎薰胥即淪胥

荆宮皆是刑名而曰墨劓以刑荆宮以刑其可乎薰胥即淪胥

若以淪胥爲刑名則後文之淪胥以敗淪胥以亾皆不可通矣

毛詩作淪韓詩作薰而同訓爲率惠以三家爲是毛爲非竊所未喻也師古以薰胥爲相薰丞則又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指矣

云不可使 亦云可使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家人曰使者從

皇清經解 卷五 頁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六

也亦語詞此言王之出令不正我言不可從則得罪于天子言可從則是助君爲惡必怨及朋友矣故箋曰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此是用爾雅使從也之訓孔氏不達乃曰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己意爲可使不稱己意爲不可使也失鄭義矣古謂從爲使說見爾雅俾拼抨使從也下

人之齊聖

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傳曰齊正也箋曰中正通知之人引之謹

案齊聖聰明睿智之稱與下文彼昏不知相對齊者知慮之敵也史記五帝紀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

聰明徐廣解徇齊引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

索隱引大戴禮作叡齊一本作慧齊史記舊本作濬齊皆明智之稱也索隱又曰爾雅齊速俱訓爲疾引尚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曰齊疾也荀子脩身篇曰齊明而不竭聖人也揚注謂無偏無顛也失之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以先人然則速通謂之齊大通謂之聖又二年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會久矣十八年傳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竝與此同毛以齊爲正杜以齊爲肅又以爲中皆未當也漢泰山都尉孔宙碑曰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則得之矣

不離于裏

小弁篇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引之謹案裏讀爲理謂膝理也毛在外理在內相對爲文管子內業篇曰理丞而毛泄淮南泰族皇清經解卷五頁五王尚書經義述聞七

篇曰四枝節族毛蒸理泄是也荀子解蔽篇制割大理而宇宙

裏矣楊倞注裏當爲理是理裏古字通屬著也土冠禮鄭注曰屬猶著也離附也否九四離離九家注曰離附也此詩正義訓離爲歷失之此承上靡瞻匪父靡依匪

母爲義言我之親附於父母若著於其毛然若附於其理然而

今何不然乎言少恩也毛傳例不破字而曰毛在外陽以言父

裏在內陰以言母卽是以裏爲理也毛在皮外理在皮內故曰裏在內若訓爲表裏之裏

則裏卽是內不得又言在內矣但不當以毛裏分屬父母耳箋曰今我獨不得

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則是訓裏爲表裏之裏與

毛字義不相當矣

昊天罔極

蓼莪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曰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

昊天乎我心無極集傳曰言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家大人曰箋訓之爲是是也而說昊天句則非其旨集傳謂恩大如天不知所報亦未合詩意蓋既不能終養則雖欲報恩而不可得不必言恩大難酬矣且詩言昊天罔極不言如天罔極也今案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我方欲報是德而昊天罔極降此鞠凶使我不得終養也不言父母既沒不得終養者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已見於上文也昊天罔極猶言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朱子所謂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悲慕義即義字之不報痛昊天之感嘉得詩人之意矣曹植責躬詩亦曰昊天罔極生命不屬

有抹棘匕

皇清經解

卷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大

大東篇有饒簋飴有抹棘匕毛傳曰飴熟食謂黍稷也匕所以載鼎實正義曰鼎家大人曰次句承簋飴言之當謂黍稷之匕實奠內也耳說文匕所以比取飯少牢饋食禮廩人概飴鬮匕與敦于廩饒鄭注曰匕所以匕黍稷

佻佻公子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毛傳曰佻佻獨行貌釋文佻佻韓詩作嬿嬿往來貌家大人曰佻佻當從韓詩作嬿嬿嬿嬿直好貌也非獨行貌亦非往來貌詩言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嬿嬿公子行彼周行糾糾是葛屨之貌非履霜之貌則嬿嬿亦是公子之貌非獨行往來之貌猶之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是女手之貌非

縫裳之貌也說文耀直好兒玉篇音徒了徒聊二切廣雅曰耀  
耀好也耀耀猶言苕苕張衡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苕苕是也故  
楚辭九歎注引詩作苕苕公子行彼周行大東釋文曰佻佻本  
或作窈窕方言曰美狀爲窈窕亦好貌也此句但言其直好下  
三句乃傷其困乏言此耀耀然直好之公子馳驅周道往來不  
息是使我心傷病耳廣雅訓耀耀爲好當在齊魯詩說若毛詩  
因行彼周行而訓爲獨行韓詩因既往既來而訓爲往來皆緣  
詞生訓非詩人本意也

日且出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毛傳曰日且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  
明星爲長庚正義曰言且出者且猶明也明出謂嚮晨時也家  
皇清經解 卷五頁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九

大人曰且當爲且字之誤也且出與既入相對爲文日未出而  
明星先出故謂之啟明若日出則明星不見矣

維北有斗

維南有箕維北有斗正義以斗爲南斗南斗在箕北故云維北  
有斗集傳以爲北斗家大人曰經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南斗  
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云西柄又云揭揭高舉之名也說文揭高  
也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卽指西亦不得云揭也且經先言  
南有箕後言北有斗明箕斗南北相連也古詩曰南箕北有斗  
牽牛不負輓箕斗與牽牛不甚相遠也

盡瘁以仕 或盡瘁事國

北山篇或盡瘁事國昭七年左傳引此盡瘁作憔悴正義曰蓋

師讀不同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據漢書五行志所載左傳作  
盡頓知左傳古文本與毛詩同杜本作憊聲近之誤引之謹案  
周官小司寇議勤之辟鄭注曰謂憊悴以事國釋曰案詩云或  
憊悴事國蓋毛詩之盡瘁三家詩有作憊悴者故鄭賈皆用之  
爲說然則杜本左傳作憊非聲近之誤也又案憊亦盡也鄭注  
昏義曰酌而無酬酢曰醮正義曰直盡爵而已故稱醮也爾雅  
水醮曰辱郭注曰謂水醮盡醮與憊聲義相近故李頤注莊子  
盜跖篇讀醮爲頓悴之頓悴亦盡也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醮  
也史記禮書醮作啐啐之言卒也卒亦盡也盡謂之醮亦謂之  
卒盡爵謂之醮亦謂之啐盡力謂之憊憊義相因也憊悴二字  
平列盡瘁二字亦平列非謂盡其瘁也毛傳曰盡力勞病以從  
皇清經解 卷五頁五 王尙書經義述聞

三

率土之濱

北山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家人曰爾雅曰率自也鄭注雜記曰自率也互見後自土之濱者舉外以包內猶言四海之內莫非王臣非專指地之四邊言之毛傳訓率爲循於詩義未協孟子萬章篇趙同正義曰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於義爲長

我從事獨賢

家人曰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

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曰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曰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竝以賢爲賢才失其義矣

其德不猶

鼓鐘篇其德不猶毛傳曰猶若也箋曰猶當作瘡瘡病也引之謹案爾雅猶已也其德不猶言久而彌篤無有已時也南山有臺篇曰德音不已

我庾維億

楚茨篇我庾既盈我庾維億毛傳曰萬萬曰億箋曰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家大人曰億亦盈也語之轉耳億字本作意或作意又作臆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郭

皇清經解

卷五頁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璞注曰幅臆氣滿也凡怒而氣滿謂之幅臆漢書陳湯傳策慮而氣滿亦謂之幅臆史記扁鵲傳臆服億悲不能自止服億即幅臆問卷曰悲哀志慙氣盛是也憂而心慙亦謂之幅臆馮衍顯志賦曰心幅臆而紛紜是也文選長門賦心慙臆而不舒今李善注曰慙臆氣滿貌慙臆即幅臆之轉故方言曰幅滿也王逸注離騷漢書賈誼傳眾人惑惑好惡積意意者滿也言好曰慙滿也漢書賈誼傳眾人惑惑好惡積意意者滿也言好

惡積滿於中也

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薛瓚曰言眾懷好惡積之心意也皆失之意意臆竝

與億同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庾億漢巴郡太守樊敏碑曰持滿

億盈是億即盈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眾以馮陵

我做邑不可億逞億逞即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

盈與逞古字通說見

億逞下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翼翼猶與與也我倉既盈我庾維

億維億猶既盈也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

及秭之億不同

靺者茅蒐染韋也

瞻彼洛矣篇靺韋有奭毛傳曰靺者今本靺下茅蒐染韋也今本

韋謫章謫一入曰靺今本脫入字案一入曰靺絕句韋所以代韠也

箋曰靺者今本靺下衍韠字下茅蒐韠同茅蒐染也茅蒐靺聲也韠今本韠上

上諸誤辯見段氏祭服之鞞合韋為之引之謹案毛傳原文本

若膺儀禮漢讀考

作靺染韋也今本靺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靺者茅蒐染

而誤衍也蓋毛以染韋一入之色為靺而不以茅蒐為靺故曰

靺染韋也一入曰靺鄭以靺為茅蒐之合聲則以茅蒐為靺而

不以一入為靺故曰靺者茅蒐染也茅蒐靺聲也若毛以茅蒐

為靺則與一入曰靺之文自相違異且毛既云靺者茅蒐染韋

則鄭不須更云靺者茅蒐染矣孔陸所見已是誤本故不言鄭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與毛異耳晉語靺韋之附注韋注曰三君云一染曰靺鄭後司

農說以為靺茅蒐染也云鄭以為茅蒐染則毛不以為茅蒐染

明矣三君皆從毛義故但言一染曰靺而不言茅蒐也說文靺

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靺茅蒐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毛傳加之也

賈景伯注成十六年左傳及晉語竝云一染曰靺叔重之學出

於景伯故云靺染韋也一入曰靺且賈許皆治毛詩故以一入

為靺至康成始以茅蒐為靺不得於說文注中增入茅蒐二字

且茅蒐為靺與一入為靺二者各為一義不可強同也鄭駁五

經異義曰靺草名齊魯之閒言茅蒐聲如靺蓋異義亦從毛詩以一入

為靺故鄭駁之如此若以茅蒐為靺則義與鄭同不當有駁異

義與說文同出一人之手則說文亦不以茅蒐為靺明矣 彼交匪敖 彼交匪紆

桑扈篇彼交匪敖箋曰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交必以禮采菽篇彼交匪紆箋曰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  
非有解怠紆緩之心引之謹案彼亦匪也交亦敖也襄八年左  
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可訓爲彼彼亦可訓爲匪  
交之言狡也廣雅曰狡侮也字通作佼淮南覽冥篇鳳皇之翔  
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  
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高注訓爲佼健失  
辯見讀書雜誌言燕雀輕侮  
鳳皇也然則彼交匪敖者匪交匪敖也匪交匪敖者言樂胥之  
君子不侮慢不驕傲也彼交匪紆者匪交匪紆也匪交匪紆者  
言來朝之君子不侮慢不怠緩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公孫段賦  
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桑扈云兜觥其餘旨酒思柔  
匪交匪敖萬福來求猶絲衣  
皇清經解卷于夏五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云兜觥其餘旨酒思柔  
不異不敖胡考之休

荀子勸學篇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

其身引詩曰匪交匪紆天子所子是彼交作匪交之明證交或

作傲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彼匪也不也交狡也侮也杜  
注以爲彼之交於事失之

漢書五行志作匪傲匪傲又其一證矣乃韓詩外傳引詩彼交

匪紆而釋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子則已誤解爲交接之交而

應劭注漢書匪傲匪傲又以爲傲訐顏師古又以爲傲倖皆與

匪敖之義不倫旨酒思柔之時但慮其侮慢而已何傲訐傲倖

之有乎

### 萬福來求

引之謹案桑扈篇萬福來求與迷同迷聚也言萬福來聚也  
凡詩言萬福攸同福祿旣同百祿是適百祿是總竝與此同義



說文速斂聚也虞書曰奄速孱功史記五帝紀作奄聚布功今本作方鳩僇功爾雅曰鳩聚也大雅民勞篇惠此中國以爲民速毛傳曰速合也箋曰合聚也是速與聚同義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速鞫也釋文速本亦作求是速求古字通宣十六年左傳武子歸而講求典禮周語作講聚三代之典禮管子七法篇聚天下之精材幼官篇作求天下之精材是求與聚亦同義箋曰萬福之祿就而求之卽是來聚之義而正義未加訓釋集傳曰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則與鄭異義矣

### 竝受其福

賓之初筵篇既醉而出竝受其福箋曰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正義曰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竝受其得禮之福賓則星清經解

卷五頁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雷

身爲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竝受其福也引之謹案其字指醉出之賓竝之言普也徧也謂眾賓與主人普受此賓之福也古聲竝普相近

詳見井卦王明竝受其福條下

井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謂天下普

受其福也立政以竝受此丕丕基謂武王普受此大業也

詳見本條

下

### 是謂伐德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箋曰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家大人曰德不可以言誅伐者敗也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是也說文伐敗也

廣雅同

藝文類聚武部引春秋說題辭

曰伐者涉人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爲言敗也一切經音義六引白虎通義曰伐者何敗也欲敗去之召南甘棠曰勿翦勿

伐勿翦勿敗伐亦敗也聲相近故義相通

至于已斯亾

角弓篇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

己音紀唐石經作已

各本皆作已毛詩注疏校勘記曰己字是也正義云至於己身此本而致滅亾可證坊記此詩鄭彼注云以至亾己是鄭義自作已也己誤作已經注正義毛傳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

及之正義曰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為彼所怨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亾引之謹案如傳疏之說則當言受爵不讓至于亾

己不當言至于已斯亾也且至于已斯亾亦非謂己身以此而

亾也鄭注坊記說與毛傳同竊以亾即忘字也言但怨人之不

讓己而忘乎己之不讓人正所謂民之無良也韓詩外傳曰有

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

皇清經解

卷千頁左 王尚書經義述聞

垂

有弟欲其從合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言能知于人而不

能自知也詩外傳不能自知正所謂至于已斯忘也忘與亾古

字通趙策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亾之韓子難二

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亾歸淮南要略齊景公獵射亾歸亾

竝與忘同大雅假樂篇不愆不春說苑建本篇作亾荀子勸學

篇忘慢忘身大戴記作亾呂氏春秋苑建本篇是忘荆國之社稷

而不亾吾眾也韓子十過篇作亾史記

主父傳天下忘于戈之事漢書作亾

無自暱焉

菀柳篇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家大人曰廣雅暱病也言幽王暴

虐慎無往朝以自取病也下章曰無自瘝焉瘝亦病也廣雅訓

暱為病當本於三家毛傳訓為近非其義也

茗之華芸其黃矣

茗之華篇茗之華芸其黃矣毛傳曰茗陵茗也將落則黃引之

謹案芸其黃矣言其盛非言其衰故次章云其葉青青也裳裳者華之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傳曰湑盛貌猶此詩云苕之華其葉青青也又曰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傳曰芸黃盛也猶此詩云苕之華芸其黃矣也爾雅曰苕陵苕黃華蘂白華芟是苕華本有黃者豈待將落而始黃哉詩人之起興往往感物之盛而歎人之衰有杖之杜其葉湑湑何其盛也獨行踽踽何其衰也隰有萋楚猗儺其華何其盛也樂子之無家何其衰也然則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物自盛而人自衰詩人所以歎也毛公旣以黃爲將落遂并以下章爲華落葉青青然始失之矣

何人不矜

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

何草不黃篇何人不矜箋曰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引之謹案矜讀爲瘵爾雅瘵病也郭注引召誥智藏瘵在又康誥恫瘵乃身某氏傳曰瘵病也後漢書和帝紀朕寤寐恫矜李賢注引書恫矜乃身瘵鰥矜古字通上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皆病也說見前我馬元黃下則矜字亦當訓爲病劬勞于野故言病也爾雅曰劬勞病也

宣昭義問 宣哲維人

引之謹案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宣明也僖二十七年左傳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晉語武子宣法以定晉國韋昭杜預注竝曰宣明也衛風淇奥篇赫兮咺兮釋文咺宣昭猶言明昭周頌時韓詩作宣宣顯也顯亦明也宣昭猶言明昭周頌時邁篇明昭有周臣工篇明昭上帝是也毛傳曰義善也問讀爲

令聞不已之聞正義述毛言明昭善名於天下也昭三十二年

左傳宣昭合名義與此同也周頌離篇宣哲維人宣哲猶明哲

也大雅烝民篇既明且哲是也箋訓宣為徧雖本爾雅但於詩

義未協

自土沮漆

縣篇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毛傳曰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胡

氏肫明禹貢錐指徧考羣書邠地有漆無沮案史記周本紀公

材用正義曰自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為用也但言漆

水而不言漆沮又下文古公去豳渡漆沮險梁山止於岐下徐

廣音義曰漆水在杜陽岐山而不釋沮字水經漆水注曰周大

王去邠度漆險梁山止岐下皆用周本紀之文而但言渡漆不

言渡漆沮則周本紀之沮字皆後人所加明矣又匈奴傳岐梁

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亦但言漆而不言漆

沮禹貢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引之謹案土

也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沮則不知所出

皇清經解 卷五 頁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毛

當從齊詩讀為杜古字假借耳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

縣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

居杜與沮漆之地案注內兩沮漆今本竝譌作漆沮辯見下

杜水名在漢右扶風杜陽縣南入渭今屬麟遊武功二縣地理

志見上水經渭水注曰杜水發杜陽縣大嶺側東逕杜陽縣故

城又東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注雒水雒水南流注於渭杜陽

故城在今麟遊縣西北漆水在右扶風漆縣西北入涇今屬

邠州地理志曰右扶風漆水在縣西元和郡縣志曰漆水在

西九里案漢之漆縣為唐之新平即今之邠州也此漆水在邠

異與他書言漆沮者不同故顏師古注漢沮當為徂徂往也自

書匈奴傳岐梁涇漆曰此漆水在新平

土沮漆猶下文言自西徂東言公劉去邠適邠自杜水往至於

漆水也杜水出麟遊縣西南至武功縣南入渭漆水出邠州

邠城公劉自邠遷於徂與沮相似又因漆字而誤作水旁耳邠

地有漆無沮故下章之牽西水澇專指漆水而言箋以爲沮漆水側則不知在何水之側矣又案此漆水在涇西與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在涇東者不同若以此爲涇東之漆沮則與邠地無涉以邠在涇西故也其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則在涇東渭北水經沮水注曰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與沮水合謂之漆沮水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南入於渭卽是水也雲陽故城在今淳化縣西北萬年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書傳以漆沮爲洛水非也古時未有鄭白二渠是漆沮在涇東南流入於渭沮入渭不入洛詳見禹貢雜指

渭漆水在涇西北流入於涇不得以漆水爲漆沮也且漆沮是

一水之名故詩書皆以二字連稱分言之則謬矣周頌昔篇禹貢之漆沮若說文所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者在今麟遊縣西其地亦有漆無沮毛傳以漆沮爲岐周之二水亦非又大

皇清經解

卷五頁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天

王居邠在漆水之側此自土沮漆之漆也至遷岐則去此漆水遠矣下文所謂周原膺膺指岐陽之地非指邠地也而傳云周原沮漆之閒也尤非箋於上章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於此則云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而不言沮漆是不從毛傳也箋義爲毛鄭詩考正曰自土沮漆謂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證以魏詩汾沮洳以爲水旁地之稱如其說則經文必作自土

漆沮洳而其義始明不得徑省其文顛倒其字而曰自土沮漆也且詩人舉水以明界域耳豈謂一國之人皆居岸側乎其說非也六書音均表又謂自土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自土

漆沮而以沮與父爲韻上文陟與生自爲一韻今案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傳曰沮水漆水也又曰周原沮漆之閒也箋曰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又曰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又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正義之釋經釋傳

箋亦先沮而後漆開有作漆沮者傳寫顛倒耳今本水經漆水注漢書地理志注引詩作自土漆沮亦傳寫之誤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水經注正作沮漆王應麟詩攷胡三省通鑑周紀注

引地理志注亦作沮漆又續漢書郡國志注鈔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詩自土沮漆陳禹謨本刪去文選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注及詩譜

正義引詩並作自土沮漆又禹貢正義兩引詩皆作自土沮漆且引傳云沮水漆水也則經文之作沮漆甚明不得以他書誤

倒之字而改不誤之經文也且漆沮在涇東不在涇西非公劉所居之地不得言自土漆沮明矣又此章以颺漆穴室為韻而

民之初生與古公亶父皆不入韻今改沮漆為漆沮以與下文父字為韻而隔絕上文之颺字使不得與漆穴室為韻且颺與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五王尚書經義述聞 无

生非韻而強以為韻豈其然乎其說亦非也又案邠地之漆水北流入涇與杜陽

之漆水南流入涇者迥殊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辯之詳矣關駟十二州志誤合二水為一而段氏說文注用之以彌縫毛傳之闕亦非

### 率西水滄

率西水滄至于岐下毛傳曰率循也滄水厓也箋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毛鄭詩考正曰案邠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

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也率

西水滄者既踰梁山自東向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楫水滄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勢而云失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涇

非適岐所取道程秦之雜錄云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渭西上可

以達岐閭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  
三十里之閒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亦此梁  
山也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引之謹案如考正說大王循渭水  
北厓而至岐山之下則當云率北水許至于岐下不當云率西  
水許矣若謂大王自東向西循水厓而行則  
又當云西率水許不當云率西水許且詩敘大王去邠  
遷岐之事自當始於邠而終於岐不當始於梁山之南渭水之  
北而略去自邠至梁山百餘里之地也家大人曰率西水許正  
承上章之漆水而言若上章未言漆水而此忽言水許則不知  
渭水之爾雅曰率自也為何水之許矣故知水許是漆水之許非  
土之濱下西邠之西也大王自邠西漆  
水之厓南行踰梁山又西行至于岐山之下約而言之則自邠  
西漆水之厓至于岐山之下故曰率西水許至于岐下也毛鄭  
皇清經解 卷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皆訓率為循孟子梁惠王篇趙注同循漆水而西則非適岐之道故致後

人之疑

曰止曰時

曰止曰時箋曰時是也曰可止居於是正義曰如箋之言則上  
曰為辭下曰為於也引之謹案經文疊用曰字不當上下異訓  
二曰字皆語辭時亦止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曰爰曰也曰  
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玉篇曰爾雅室中謂之時時止也廣雅  
篇又曰時今本爾雅時作時爾雅又曰雞棲于弋為傑鑿垣而  
止不前也

棲為時王風君子于役釋文時作時棲止謂之時居止謂之時  
其義一也莊子逍遙遊篇曰猶時女也司馬彪注曰時女猶處  
女也處亦止也爾雅曰止待也廣雅曰止待逗也待與時聲近

而義同待亦通作時廣雅曰倅離待也方言倅作萃待作時皆古字假借或以時爲待之譌非也

蹇象傳宏待也張璠本待作時歸妹象傳有待而行也一

本待作時

子曰有奔奏

子曰有奔奏毛傳曰喻德宣譽曰奔奏箋曰奔奏使人歸趨之釋文奏本又作走正義曰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引之謹案傳箋異義正義合而一之非也傳以奏爲告語之義故曰喻德宣譽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編告以言是也箋則取趨赴之義

芄芄械樸

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王尙書經義述聞

三

械樸篇芄芄械樸毛傳曰械白椌也樸枹木也箋曰白椌相樸屬而生引之謹案樸亦木名說文作樸云棗也爾雅樸枹者彙

郭本彙作謂今從舍人及李孫本

謂樸是棗之一種其如竹之苞者則曰彙也

械與棗皆叢生之木故類言之芄芄械樸榛楛濟濟皆二木竝稱也毛鄭誤讀爾雅樸枹者爲句而以樸爲樸屬而生失之矣說見爾雅樸枹者謂下

作之屏之

皇矣篇作之屏之其舊其翳毛鄭皆不解作字正義曰攻作之集傳曰作拔起也家大人曰作讀爲柞周頌載芾篇載受載柞毛傳曰除木曰柞周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也內則魚曰作之爾雅作斲之郭璞注曰謂削鱗也是作有斲削之義



其灌其樹

脩之平之其灌其樹毛傳曰樹栢也釋文樹音例又音列引之謹案下文檉据屢拓方及木名蓄翳灌樹則況言木之形狀耳樹讀為烈烈栢也斬而復生者也汝墳傳斬而復生曰肄爾雅烈栢餘也

疏引詩序曰宣王承厲王之烈方言曰烈栢餘也陳鄭之閒曰栢晉衛之閒曰烈秦晉之閒曰肆或曰烈然則汝墳曰伐其條肆長發曰苞有三葉葉與皇矣曰其灌其樹義竝同也段氏詩

經小學讀栢為爾雅木相磨栢之櫟非是段注說文櫟字曰釋木曰栢相磨櫟栢即

栢也毛云樹栢也栢謂小木相迫切與爾雅義無不合也此尤迂曲而不可通爾雅之樹栢與椽即來椽落竝列其為木名明甚豈謂小木相迫切乎

依其在京 有依其土

皇清經解

卷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依其在京自阮疆箋曰文王發其依居京地之眾以往侵阮國之疆引之謹案鄭以依其在京為依居京地非也依其居京則為不辭矣今案依兵盛貌依其者形容之辭言文王之眾依然其在京地也依之言殷也馬融注豫卦曰殷盛也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見文選潘岳金谷集詩注車犖篇依彼平林毛傳曰依茂木貌木盛謂之依猶兵盛謂之依也周頌載芟篇有依其土依亦壯盛之貌言農夫壯盛足任耕作故下文遂言有略其耜俶載南畝也謂之士者壯年之稱大過九五曰老婦得其士夫是年壯者謂之士也毛傳士子弟也蓋據南畝之文案書傳無稱子弟為士者若是婦子之子經何以不云有依其子乎子為童穉未能耕田故但使之饋饌士為丁壯則任耕作矣不有嗷其懿思媚其婦有依其土有略其耜皆形得以士為子也

容之辭箋訓依爲慶云婦子來饋饌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慶之始失其義矣

### 臨衝閑閑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衝蕘蕘與墉仡仡毛傳曰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蕘蕘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家大人曰言言仡仡皆謂城之高大則閑閑蕘蕘亦皆謂車之彊盛蕘蕘或作勃勃廣雅曰閑閑勃勃盛也其說閑閑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

### 適追來孝

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箋曰棘急來勤也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鄱邑乃追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禮器引詩作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鄭注曰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皇清經解卷五王東五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述追先祖之業來居爲此孝引之謹案欲猶古字通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

通辭也

毛鄭詩考正曰案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辭助詩

中聿曰通三字互用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通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暇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遂於聿脩厥德釋之爲述箋於聿來晉字釋之爲自於我聿至聿懷多福通駁有聲通求厥甯通觀厥成通追來孝並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爲述從曰曰亦聲引詩吹求厥甯然則吹有吹字注云詮詞也從欠從曰曰亦聲引詩吹求厥甯然則吹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適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釋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非謂孝弟之孝

說見末卷

言所

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己之欲也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業也前世之美德故爲往孝猶言追孝于前文人耳來與往義相反而此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懷之爲安

臭之爲香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  
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  
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卽往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  
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韓策顏率謂  
公仲之謁者曰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史記秦始皇帝  
紀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自今  
以往也大史公自序曰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往古也索隱來  
古卽古  
非是此皆古人謂往爲來之證鄭說胥失之

以燕翼子

傳曰燕安翼敬也箋曰以安其敬事之子孫引之謹案翼固訓  
敬然敬事之子孫不得卽謂之翼子且此美武王之庇其子孫  
皇清經解 卷五頁五 王尙書經義述聞 三

非論子孫之賢也何須道其敬事乎文三年左傳引詩曰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杜注曰翼成也魯語鳥翼穀卵韋  
注亦曰翼成也詩大雅美武

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正義曰翼者贊成之義故爲

成也訓翼爲成文義甚合蓋本於三家詩也表記亦引此二句

鄭注曰遺其後世之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正義曰翼助也

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以上  
正義蓋與贊成之義同鄭訓燕翼

子爲安翼其子與箋詩異者作箋用毛詩注禮用韓詩也正義  
以爲

引詩斷  
章非也發之文義表記注爲長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五終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六

學海堂

經義述聞 毛詩下

高郵王尚書 引之著

瓜颺啖啖

生民篇瓜颺啖啖毛傳曰啖啖然多實也家大人曰啖啖茂盛之貌不必專訓多實說文曰珎讀若詩曰瓜颺萋萋是啖啖本作萋萋絲絲瓜颺瓜颺萋萋皆不專指多實而言瓜颺萋萋猶言麻麥矇矇耳 毛傳矇矇然茂盛也說文萋艸盛也大雅卷阿篇萋萋萋萋毛傳曰梧桐盛也廣雅曰萋萋茂也是萋萋為草木茂盛之通稱

庶無罪悔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家大人曰悔與罪義相近箋云無有罪過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是以過釋悔也過謂之悔故咎亦謂之悔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何注云悔咎是也正義曰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以悔為悔恨失鄭意矣過謂之悔亦謂之尤論語為政篇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悔亦尤也變文協韻耳皇疏以悔為悔恨亦失之 邢疏

朋友攸攝

既醉篇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正義曰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為威儀之事引之謹案正義謂各自收斂以相助佐則是分攝與佐為二事非也攝即佐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杜預注曰

攝佐也是其證矣白帖三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蓋本韓詩也昭十四年左傳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晉語作叔魚爲贊理韋昭注曰贊佐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皆謂相佐助也

可以濯漑

洞酌篇可以濯漑毛傳曰漑清也正義曰謂洗之使清絜家人曰上章可以濯鬻鬻爲祭器此章之漑義亦當然漑當讀爲概概漑古通用周官大宗伯注漑祭器釋文概本或作概史記范雎傳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集解引徐廣曰漑一作概淮南論言篇日月凌而無漑於志漑亦與概同春官鬯人凡祭祀社壇用大鬻祭門用瓢齋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禴事用散鄭注曰脩蜃概散皆漆尊也概尊以朱帶者疏曰黑漆爲尊以朱帶落皇清經解卷五頁六王尚書經義述聞二

無縱詭隨

民勞篇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傳曰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正義曰無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尚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慎矣家人曰詭隨疊韻字不得分訓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詭隨卽無良之人亦無大惡小惡之分詭隨謂譎詐謾欺之人也詭古讀若戈淮南說林篇曰水雖平尺寸雖齊必有詭易林未濟之家人曰言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與心詭西行東坐鯁煙洪水佞賊爲禍見唐諍音土禾反字或作詭又作訑隨其假借字也方言曰虔韻正諍音土禾反字或作詭又作訑隨其假借字也方言曰虔

儼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懇宋楚之間謂之健楚或謂之謔自  
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說文曰沈州謂欺曰訛楚  
辭九章曰或忠信而外節兮或訛謾而不疑燕策曰寡人甚不  
喜訛者言也竝字異而義同

無俾正敗 無俾正反

民勞篇式遏寇虐無俾正敗箋曰無使先王之正道壞引之謹  
案正當讀爲政寇虐之徒敗壞國政遏之則政不敗矣故曰式  
遏寇虐無俾政敗上章云無俾民憂此云無俾政敗民以人言  
之政以事言之也下章云無俾正反正亦當讀爲政謂政事顛  
覆也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緇衣引  
作正天官凌人掌冰正故書正爲  
政文六年左傳棄時政也漢書律厯志引作  
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 小雅正月篇今茲  
皇清經解卷五頁六王尚書經義述聞  
之正胡然厲矣卽以正爲政也集傳  
說

無然泄泄

錢氏荅問曰問說文口部咄字引詩無然咄咄言部詛字亦引  
詩無然詛詛二字竝訓多言家大人曰史記張釋之傳謀謀利  
口捷給索隱謀謀漢書作喋喋口  
多言也喋喋之爲謀  
謀猶咄咄之爲詛詛 蓋先儒傳寫有異而義則同然與毛鄭朱  
注皆不合何也曰孟子引詩訓泄泄爲沓沓而毛氏傳取之說  
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嘽沓背憎毛傳嘽猶嘽  
嘽沓猶沓沓 鄭箋謂嘽嘽沓沓  
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  
先王之道由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爾雅釋訓  
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鄭箋取其義云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  
又方變夏先王之道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

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恆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爲不足法而  
迎合時君之指作法以病民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  
孔氏正義以泄泄沓沓爲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爲怠緩悅從之  
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家大人曰此說貫通爾雅說文及傳箋  
之訓與孟子言則非先王之道語意尤合泄泄沓沓四字其義  
乃瞭如指掌矣詩言泄泄者每有衆多之意魏風十畝之間曰  
桑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之貌多人謂之泄泄猶多言謂之  
泄泄也荀子正名篇曰愚者之言譎諂然而沸揚倥注諸  
諸多言也譎諂  
與沓沓同又解蔽篇曰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泄楊注泄多言  
也詩曰無然  
譎尤足與孟子之言相表裏

曾是疆禦 疆禦多懟 不畏疆禦

皇清經解 卷王京六

王尚書經義池閣

四

蕩篇曾是疆禦毛傳曰疆禦疆梁禦善也正義曰禦善者見善  
事而抗禦之家大人曰禦亦疆也會是疆禦曾是培克疆禦與  
培克相對不侮矜寡不畏疆禦疆禦與矜寡相對皆二字平列  
其義相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牧誓鄭注曰疆禦謂疆暴也字  
或作疆圍漢書王莽傳  
曰不畏疆圍又作強圍楚辭離騷澆身被服強圍兮  
王逸注曰強圍多力也淮南天文篇已在丁曰強圍高誘注曰  
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圍也逸周書諡法篇曰威德剛武曰  
圍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是  
禦與疆同義下文曰疆禦多懟昭元年左傳曰疆禦已甚十二  
年傳曰吾軍帥疆禦皆二字同義非疆梁禦善之謂也

肆 皇天弗尙

抑篇肆皇天弗尙引之謹案爾雅尙右也言皇天不右助之也  
右與尙古讀若常與亾章兵方爲韻字亦通作常史記衛綽傳  
綽尙盛未嘗  
服也漢書尙作常漢書賈誼傳尙憚以墨子非樂篇引湯之官  
危爲安以亂爲治賈子宗首篇尙作常荆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亾猶此言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  
胥以亾也箋曰皇天不高尙之於詩意未合

### 四牡騤騤旃旒有勳

傳曰騤騤不息也翩翩在路不息也正義曰厲王無道妄行征  
伐乘四牡之馬騤騤然建旃旒之所旒翩然在於道路常不  
息止引之謹案正義所釋本箋用兵不得其所之說也韋昭周  
沿鄭氏今案詩人觀車馬旌旗之動而傷禍亂之興非謂禍亂  
之譏語注亦由於用兵也車馬旌旗隨在皆可見之仲山甫之徂齊也亦曰

皇清經解卷五

王

尙書經義述聞

五

四牡騤騤衛大夫之好善也亦曰子子干旌豈必征伐而後有  
此乎通考全篇無一語及於征伐者不得以意說之也況厲王  
時亦無妄行征伐之事辨見  
下條

### 靡國不泯

傳曰泯滅也箋曰軍旅久出征伐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  
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引之謹案厲王時征伐甚卑竹書紀  
年厲王十二年奔彘其三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  
克是其在位之時征伐惟此一事所伐惟此一國而云伐之不  
克則力不能滅之矣安得云無國不見殘滅乎今案泯亂也承  
上亂生不夷言之故曰靡國不亂耳康誥天惟與我民彝大泯  
亂泯亦亂也傳以泯爲  
滅亦失之呂荆民興胥漸泯泯禁禁傳曰泯泯爲



亂逸周書祭公篇女無泯泯芬芬孔注曰泯芬亂也

民靡有黎

傳曰黎齊也箋曰黎不齊也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引之謹案黎者眾也多也下文曰具禍以燼燼者餘也箋曰災餘曰燼

少也黎與燼相對為文雲漢篇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黎者眾

也彼箋曰黎眾也多也子者餘也見方少也黎與孑亦相對為文雲漢

言周之眾民皆餓死無復畱其餘孟子萬章篇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

遺民也據此則詩謂周民無復畱餘乃極言旱災之詞毛傳云孑然遺失趙注云孑然遺脫皆失之此詩言民多

死於禍亂不復如前日之眾多但畱餘燼耳二者皆以多寡言

之也箋訓黎為不齊固於文義不安傳訓黎為齊亦不若訓眾

之為得也又案黎民之黎古人但訓眾訓齊至孟康注漢書鮑

皇清經解卷五頁六 王尙書經義述聞

六

宣傳始云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梁周

興嗣千文沿用其說遂有愛育黎首之句不知古人謂民曰黔

首不聞但謂之黔漢名奴曰蒼頭矣使省頭字而但謂之蒼其

可通乎然則以民首黎黑而但謂之黎其謬誤何以異於是也

且如其說亦必先有黎首之號而後省其文曰黎遍考三代兩

漢之書曷嘗有謂民曰黎首者乎夏以文義求之堯典曰黎民

於變時離黎眾也某氏傳若訓為黑民於變時離則不辭矣雲漢

曰周餘黎民黎眾也若訓為周餘黑民則不辭矣天保曰羣黎

百姓黎眾也鄭箋案既言羣而又言眾者古人語不避復呂氏春秋謹聽篇云諸眾齊民楚辭七諫云羣眾成朋

皆其若訓為羣黑百姓則不辭矣此詩曰民靡有黎黎眾也若

訓為民靡有黑則不辭矣何得用孟康之謬說而廢先儒之達

詰乎

大風有隧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毛傳曰隧道也箋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引之謹案楚辭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逸

注曰衝隧也遇隧風大波涌起據此則古謂衝風為隧風隧風

即遺風也呂氏春秋本味篇遺風之乘高誘注曰行迅謂之遺

風文選聖主得賢臣頌追奔電逐遺風李善注曰遺風風之疾

者遺與隧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施山之尾其南有谷

曰有遺遺隧之言迅疾也有隧形容其迅疾也有空亦形容大

谷之辭也小雅白駒篇在彼空谷傳曰空大也言大風之狀則

有隧矣大谷之狀則有空矣隧者大風之狀也因謂之隧風先空者大谷之狀也因謂之空谷

皇清經解 卷五頁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七

言有空後言大谷變文與下為韻耳猶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習

習是谷風之狀崔嵬是高山之狀下句先言山後言崔嵬亦以

為韻也大風大谷兩不相因不必謂大風出於大谷大風有隧

有空大谷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南山律律

飄風弗弗皆兩不相因也

征以中垢

傳曰中垢言闇冥也箋曰征行也不順之人則行闇冥正義曰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引之謹案中得也地官師氏

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為得齊宜十五箋是秦之計中高注曰中得也垢當言為詭詭恥辱也年左傳

國君舍垢杜注曰忍垢恥釋文垢本或作詭莊子讓王篇強力忍垢司馬彪注曰垢辱也亦以垢為詭不順之人

行不順之事以得恥辱故曰征以中詭傳箋及正義皆失之

對彼雲漢

雲漢篇倬彼雲漢鈔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韓詩作對彼雲漢

又引注曰宣王遭仰天也遭下說一字陳禹謨本改爲詩云倬

詩家大人曰對當爲蒟卓到蒟倬古字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

田釋文倬韓詩作蒟云蒟卓也是毛詩倬字韓詩皆作蒟則對

爲蒟字之譌無疑俗書對字或作對見漢孔廟置守廟百石蒟

字或作對蒟之爲蒟猶二形相似世人多見對少見蒟故蒟譌

爲對矣

靡神不宗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傳曰宗尊也後漢書順帝紀詔曰分禱

祈請靡神不崇錢氏攷異曰靡神不宗之宗三家詩必有作崇

皇清經解卷三百六十一 王尚書經義述聞

八

者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鄭讀宗爲崇是宗與崇通家大人曰錢

說非也鄭注祭法云宗皆當爲崇字之誤也言字之誤則非聲

之通且宗與蟲宮臨躬爲韻若作崇則失其韻矣漢人用經改

字者多矣卽以後漢諸帝紀言之詩言宸此悖獨而章帝詔曰

惠此熒獨詩言假寐永歎而和帝詔曰寤寐永歎詩言不遑啟

處而桓帝詔曰匪遑啟處豈皆三家之異文乎

則不我聞 則不我虞

家大人曰雲漢五章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六章曰昊天上帝

則不我虞聞猶恤問也詳見旅卦終莫之聞也王虞猶撫有也

廣雅曰虞有也則不我虞猶言亦莫我有也則不我聞猶言亦

莫我聞也其四章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助猶虞也故廣雅又

曰虞助也

淑旂綬章

韓奕篇王錫韓侯淑旂綬章毛傳曰綬大綬也正義曰綬染鳥羽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曰綬章引之謹案爾雅曰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春官司常曰交龍為旂全羽為旒析羽為旌載羽旌於竿首者旌也非旂也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則旂與綬異不得合以為一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弧纒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無謂旂以綬為章者竊疑綬者文貌荀子儒效篇綬綬兮其有文章也綬綬即文章之貌注以為安泰之貌失之楊注曰綬或為葳蕤之蕤字又作委仲尼篇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

皇清經解卷五十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九

注以委然為俯就之貌失之是也所畫於旂交龍日月之章綬然有文故曰綬章綬章與淑旂文正相對也

其藪維何

其藪維何維筍及蒲說文藪作鬱筍作葦云鬱鼎實惟葦及蒲段氏注曰詩其殺維何包鼈鮮魚此謂鼎中肉也引之案質之實也晉語注殺俎實也無云鼎實者包鼈用鼎書傳亦無明證其藪維何維筍及蒲此謂鼎中菜也菜謂之芼釋器曰肉謂之羹菜謂之藪引之案爾雅二句相隔甚遠非謂芼羹之菜為藪也毛曰藪菜殺也引之案毛不云芼菜殺對肉殺言之凡禮經之藪苦薇昏義之蘋藻二南之苕引之案芼羹無用苕者此為戴氏毛鄭詩考正所誤皆是周易覆公餗鄭曰餗菜也凡肉謂之醢菜謂之菹皆主謂生物實於豆者肉謂之羹菜謂之芼皆主謂孰物實於鼎者引之謹

案菽謂豆實非鼎實也周官醢人加豆之實淡蒲荀蒹今云維  
荀及蒲則菽爲豆實明矣說文作鬻乃菽之借字蓋古人謂鬻  
爲鬻說文云陳畱謂鍵爲鬻或作餗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  
馬融曰餗鍵也昭七年左傳正義考父之鼎銘曰釴於是鬻於是  
以餗余口是也鼎中爲鬻故鬻字從灑灑者鼎屬也與維荀及  
蒲之菽訓爲菜者殊義特以菽鬻同聲故大雅俗鬻爲菽不得  
以假俗之字而遂以豆實爲鼎實也許君之說殆失之矣若以  
爲菘羹之菜則尤不可通鄭司農注亨人曰大羹不致五味也  
鋼芼用苦若薇特牲饋食禮鋼芼設于豆南少牢饋食禮羊鋼  
豕鋼皆芼凡言芼者皆鋼羹無謂鼎有芼者賈公彥誤以鋼爲  
陪鼎辯見周官掌

皇清經解 卷五頁六

王尙書經義述聞

十

容注 段氏彌縫許說而謂菜謂之芼實於鼎中非也自許君誤  
以荀蒲爲鼎實而康成注易遂以覆公餗之餗爲荀見周官於  
醢人疏於是易之餗與詩之菽混淆而無別矣此不可以不辯或曰荀蒲  
已爲豆實下文又言籩豆有且何也曰周官掌客侯伯之豆三  
十有二不止荀蒲而已故又廣言之且因豆以及籩耳箋曰且  
多貌明其數之衆也互見周易覆公餗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江漢篇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毛傳曰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  
箋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宜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  
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引之謹案經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  
傳當作滔滔廣大貌浮浮衆彊貌箋當作江漢之水合而東流

滔滔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浮浮然傳  
云滔滔廣大貌者小雅四月篇滔滔江漢傳曰滔滔大水貌此  
言江漢滔滔義與彼同故曰廣大貌也云浮浮衆彊貌者淳與  
德聲義相近浮浮猶德德也齊風載驅篇行人德德傳曰德德  
衆貌猶浮浮之爲衆貌也鄭風清人篇駟介庶庶傳曰庶庶武  
貌猶浮浮之爲彊貌也人盛謂之德德又謂之浮浮猶雪盛謂  
之漙漙又謂之浮浮耳見小雅角弓篇載驅篇曰汶水湯湯又曰汶水  
滔滔此篇曰江漢滔滔又曰江漢湯湯載驅篇曰汶水滔滔行  
人德德此篇亦曰江漢滔滔武夫浮浮文義正相合也下文江  
漢湯湯亦大貌載驅傳曰湯湯大貌是也下文武夫泚泚亦彊  
貌下傳曰泚泚武貌是也然則滔滔廣大貌正與湯湯同意浮  
皇清經解 卷五頁六 王尙書經義述聞 十一

浮衆彊貌正與泚泚同意故一章言江漢滔滔武夫浮浮二章  
言江漢湯湯武夫泚泚也而寫經者滔滔浮浮四字上下互譌  
後人不察又改傳箋以從之於是衆彊之貌屬之江漢廣大之  
貌屬之武夫不知江漢大川當言廣大不當言衆彊武夫尙武  
當言衆彊不當言廣大也討論今本大失毛公之意且箋曰命  
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浮浮然正取舟師浮於江漢之義浮  
浮之言汎汎也若作滔滔則又非箋意矣風俗通義山澤篇引  
此詩曰江漢陶陶與滔滔古字通楚詞九章滔滔孟夏兮若非  
經文本作江漢滔滔何以應劭引作江漢陶陶風俗通義窮通  
篇云詩美滔滔  
江漢南國之紀所引乃四月六章也  
此云江漢陶陶則引江漢首章也  
此其明證也上句爲江漢  
滔滔則下句當爲武夫浮浮明甚而孔氏正義已據誤本作解

陸氏釋文亦不列古今本之異同則當時已上下互譌莫能是正矣

明明天子 在公明明

家大人曰明勉一聲之轉故古多謂勉為明說見前明聽朕言下重言之

則曰明明爾雅曰疊疊勉也鄭注禮器曰疊疊猶勉勉也疊疊

勉勉明明亦一聲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

言疊疊文王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駟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言在公勉勉也箋曰在干公之所明義明德失之漢書楊惲傳曰明明求仁義

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

人之事也言勉勉求仁義勉勉求財利也董仲舒傳明明作皇

皇是其證也解經者失其義久矣

皇清經解 卷五 皇 王尚書經義述聞

匪紹匪遊

常武篇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毛傳曰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

不敢繼以敖遊也箋曰作行也紹緩也王舒安行今本脫行字據正義補

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正義曰匪紹匪遊各

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為紹訓之為緩

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解緩也今本脫此五字據本疏上文及鄭箋補亦

非敖遊也家大人曰孔從鄭不從毛是也但紹之訓緩未有確

證余考陳風月出首章舒窈糾兮傳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

然則三章之舒天紹兮天紹亦舒之姿也論語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也馬注申申天和舒之貌釋文天天於驕反與彼言舒天紹

天紹之天異音若古之字義則不隨字音而異也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今此言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是紹與舒緩同義故訓為緩也江

漢曰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匪紹匪遊保亦安也  
紹亦舒也合讀一詩而其義自明

婦無公事

瞻卬篇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毛傳曰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  
以蠶織爲事鄭箋曰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  
事引之謹案如毛鄭所解則是婦有公事休其蠶織矣殆非經  
意也今案公事卽功事功古字通小雅六月篇以奏膚公毛  
傳公功也大雅江漢篇肇敏戎公後漢  
書宋宏傳公作功呂氏春秋務大篇俗主之佐其名無不辱者  
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務本篇功作公史記孝武紀受此書  
申功封禪書功作公漢中常侍樊休其蠶織卽無功事也蠶織  
安碑以公德加位公德卽功德  
事故月令曰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卽功  
魯語曰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周官內宰曰歲終則會  
內人之稍會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會施其功事女御曰以歲

皇清經解

卷五頁六

王尙書經義述聞

七

時獻功事鄭注曰絲泉成功之事管子問篇曰問處女操工事  
者幾何人功工公字異而義同列女傳母儀傳曰詩曰婦無公  
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其說益  
本韓詩較毛鄭爲長說見後劉向  
述韓詩下

邦國疹瘁

人之云亾邦國疹瘁毛傳曰疹盡瘁病也家大人曰疹瘁皆病  
也疹瘁之同爲病猶勞瘁之同爲病周官稻人夏以水疹草而  
芟夷之鄭注曰疹病也魯語曰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疹病是  
待說見後  
疹病下是疹亦病也疹之言瘠也疹也大雅雲漢篇胡寧瘠  
我以旱箋曰瘠病也釋文瘠韓詩作疹越語曰疾疹貧病疹疹  
瘠聲近而義同



維今之疚

家大人曰說文灾貧病也引周頌閔予小子篇災災在灾今本作疚廣雅曰灾貧也召閔篇維省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兩不字皆語詞不如時如時釋文曰疚字或作灾灾與富對言是灾為貧也

對越在天

周頌清廟篇對越在天箋曰對配越於也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行如生存焉家大人曰對越在天與駿奔走在廟相對為文對越猶對揚言對揚文武在天之神也大雅江漢篇曰對揚王休箋曰對答也顧命曰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祭統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竝與對越同義爾雅曰越揚也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晉語必播皇清經解卷五頁六王尚書經義述聞 丙

不顯不承

不顯不承毛鄭詩考正曰古字丕通作不據洛誥是為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丕顯頌文王丕承頌武王甚明蓋同一丕顯耳以後承前則謂之丕承此詩先言助祭者之致敬而推本先王之丕顯於前丕承於後是以人心自無或厭倦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與詩通引之謹案不顯不承卽不顯丕承允哉斯言長於傳箋矣上文秉文之德傳曰執文德烈文辟公之文同不必依鄭氏解作執行文王之德考正辨之已詳又案詩序專謂祀文王於經亦無明證書大傳曰清廟升

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周公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欣然如復見文王與序說合又曰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彼然游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案升歌而弦文武卽祭統明堂位所謂升歌清廟樂記所謂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者也是漢初言清廟者兼有既成洛邑祭文武之文但謂丕承爲以後承前則猶說證以不顯丕承之文而益信矣

未當夫古人屬辭各從其類不顯丕承連文俱是盛大之辭不顯非創造之義而不承獨爲紹承之解斯不類矣且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繹二哉字之意可知其贊美

謨烈之盛大而非湖功業之所自矣承者美大之辭當讀爲武

王烝哉之烝魯語收斂而烝眾經音義十三引賈逵本烝作承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承陽師古曰承音烝續漢書

郡國志作烝陽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毛傳曰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王尙書經義述聞 五

烝烝厚也墨子尙賢篇引周頌曰若山之承不坼不崩皆其證矣孟子引書丕顯哉文王謨而立政曰以觀文王之耿光則顯與耿同意也孟子引書丕承哉武王烈而立政曰以揚武王之

伊嘏文王

大烈則承與大同意也此與君奭所云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者殊義趙岐孟子注訓承爲續亦失之

我將篇伊嘏文王既右饗之箋曰受福曰嘏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王肅曰維天乃大文王之道既佑助而歆饗之引之謹案下方言右饗之則上句不得遽言受福鄭說非也嘏謂文王不得屬之於天王說亦非也嘏讀雖篇假哉皇考之假彼傳曰假嘉也爾雅曰嘏假大也假哉皇考伊嘏

文王皆贊美之詞伊嘏文王思文后稷於皇武王上一字皆發語詞猶言有嘏文王耳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大哉文王既佑助後王而饗其祭也

貽我嘉蓂

思文篇貽我來牟文選典引注引韓詩作貽我嘉蓂家大人曰嘉與來聲不相近不得相通嘉當爲喜字之誤也來釐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釐薺韓詩作喜蓂猶僖公之爲釐公祝禧之爲祝釐也

將受厥明

臣工篇於皇來牟將受厥明家大人曰爾雅曰明成也

郭注誤解明字

辯見爾雅暮春之時麥已將熟故曰將受厥成下文庠乃錢罍奄觀

皇清經解

卷五頁六

王尙書經義述聞

去

銓艾正所謂受厥成也箋曰大受其光明失之古謂成爲明說見爾雅功績明成也下

亦右文母

雖篇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毛傳曰文母大妣也箋曰見右助於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正義曰文母繼文王之文雖大妣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引之謹案文王之文謚也文母之文則美大之稱猶言皇妣皇母耳

曲禮祭父曰皇考母曰皇妣齊侯鐘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

二者本不相因傳以文母爲大妣者以上文皇考是文王則文母當爲大妣非謂因文王而稱文母也若因文王而稱文則箋不須更言文德之母矣且如孔說則武王之后亦將謂之武母成王之后亦將謂之成母乎斯不然矣烈女傳母儀傳大妣

仁而明道思嬪大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大妣號曰文母然則文母之稱專美大妣之文德明矣漢書元后傳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大皇太后後漢書鄧騭傳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何敞傳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皆本周頌爲義彼言文母竝是文德之稱非因其夫之謚文而稱之也古人贊美先世多謂之文堯典受終于文祖傳曰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康誥今民將在祗邇乃文考傳曰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傳曰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傳曰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大雅江漢篇告于文人毛傳曰文人文德之人也周頌思文篇思文后稷箋曰思先祖有文德者

案思語詞是也

此詩以烈考文母對

皇清經解

卷五頁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七

舉烈文皆贊美之詞周頌烈文篇烈文辟公傳曰烈光也晉語及哀三年左傳竝曰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韋昭注晉語曰烈顯也文言有文德也其明證矣杜預注左傳乃曰繼業守文故曰文祖案文者贊美祖德之詞若繼業守文乃諸侯嗣位之常不足以稱揚之也杜說非是又案漢書杜鄴傳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注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妣也劉奉世胡三省則皆以爲文王之母大任其意蓋謂文王之妃當稱文后不當稱文母故改爲大任以成文母二字之義不知文母爲文德之母不因文王而稱之也何須妄立異端乎

靡有不孝

魯頌泮水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箋解靡

有不孝曰國人無不法倣之者正義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為孝

者引之謹案正義所云非箋意也據箋以考經文孝字蓋本作

季說文季效也玉篇季古孝切效也說文又音交則說文亦訓

字以季為聲其解云上所施下所效也正與季之訓效同可以

解之曰謂放效也足正說文作放之誤毛刻說文改放為效是也

季居效切效也足正說文作放之誤毛刻說文改放為效是也

從子交聲與孝字從老效與倣同經文作季而訓為倣故箋云

無不法倣之者若如今本作孝則鄭君必不如此訓釋矣冲遠

作正義時季字已譌作孝故不喻箋訓法倣之意而據誤字以

釋之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為孝者陸氏釋文不為季字作音蓋

所見本亦誤為孝矣是以張參五經文字失收季字也又案靡

有不季謂僖公無事不法倣其祖非謂國人倣僖公也當承昭

皇清經解卷三頁六

王尙書經義述聞

六

假烈祖為義

有秩斯祐

商頌烈祖篇有秩斯祐毛傳曰秩常也箋曰有此王天下之常

福引之謹案有斯皆辭也有秩斯祐猶云有扁斯石秩大貌巧

言曰秩秩大猷是也說文作戠云大也讀若詩戠戠大猷賈子

禮篇曰祐大福也狀其大則曰秩矣

我受命溥將

我受命溥將箋曰將猶助也諸侯於我受政敎至祭祀又溥助

我家大人曰將長也言我受天之命既溥且長大雅公劉曰既

爾受命長矣即下文所云降福無疆也楚辭九辯恐余壽之弗將王

逸注曰將長也廣雅鄭分受命溥將為二事失之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元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毛傳曰武丁高宗也箋曰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怠者在高宗之孫子又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箋曰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無所不勝服正義曰毛以爲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也鄭以爲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引之謹案武丁固善爲人子孫然省去善爲人三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文不達義若以爲高宗之孫子則此詩本祀高宗何得皇清經解卷三頁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尤

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孫子乎且武王乃般人稱湯之詞長發篇武王載旃傳曰武王湯也不得又以爲武丁及其孫子之稱也竊疑經文兩言武丁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益商之先君受命不怠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猶那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繩其祖武無所不勝任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譌耳毛傳武丁高宗也屬於在武丁孫子之下則所據已是誤本武丁孫子不可與湯同號武王於是鄭訓爲武功王德以牽就之武之與王意義不倫豈得並舉而稱之乎

幅隕既長

長發篇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岱岱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毛傳曰幅廣也隕均也王肅述毛曰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見正義箋曰隕

當作圓圓謂周也今人謂疆域爲幅圓蓋因此而誤正義曰幅如布帛之幅故

爲廣也引之謹案依傳則廣也均也長也三義竝列經當言幅

隕且長文義方明何得云幅隕既長乎毛義未爲得也依箋則

隕與圓釋文圓音還又音圓音還則取還繞之義國之疆域

無不四面還繞者何待禹廣大之而始然乎古人言地之廣狹

皆云方幾里或云廣縱幾里無以還繞言之者音圓則疆域之

長短參差往往而有安必其形之皆圓乎箋義亦未安也說文

曰幅布帛廣也幅爲布帛之廣非地廣之稱也徧考書傳無謂

地廣爲幅者若謂疆域如布帛之幅則幅上當加如布帛之四

皇清經解卷之五十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字而其義始著豈得苟簡其文而直謂之幅乎亦不得如正義

所云也今考全詩之例如我稼既同決拾既飲福祿既同降福

既多之類句首皆實指其物與事幅隕既長文義與之相似句

首亦當實指其所謂既長之事不應空訓之爲廣爲均爲圓也

幅讀爲福隕讀爲云古字假借耳福云既長者承上文長發其

祥言之福亦祥也言當禹敷下土疆理大國之時商之福祥既

已長矣故曰福云既長下文帝立子生商則福長之始也云語

助也凡詩第二字用云字者如卜云其吉曷云能來如云不克

葬云不逮之類皆爲語助字或作員元鳥曰景員維河是也箋

員古文云其所貢于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案云語助也言景

然而大者維何乎則受命而何百祿也鄭釋云爲言失之秦普

若弗員來員亦語助又作隕此詩幅隕既長是也說經者不察

正義曰員卽云也

古人假借之例故其說迂曲而難通矣

受小球大球 受小共大共

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毛傳曰球玉也共法也引之謹案球共皆法也球讀爲球共讀爲拱廣雅曰拱球法也書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橐飶馬融注曰共法也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引詩受小共大共一本作拱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蛋讀詩受小拱之拱則詩共字古本或作拱爾雅拱執也大雅抑篇克共明刑毛傳共執也拱球二字皆從手而訓亦同其從玉作球假借字耳此承上文帝命式于九圍言之言受小事之法大事之法於上帝故能爲下國綴旒爲下國駿龐所謂式于九圍也荀子榮辱篇曰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皇清經解 卷五頁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臣道篇曰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然則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謂所受法制有小大之差耳傳解球爲玉已與共字殊義箋復謂共爲執玉迂回而難通矣廣雅拱球竝訓爲法始本於三家與

武王載旆

武王載旆毛傳曰旆旗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引詩竝作武王載發王應麟詩攷引外傳如此今本外傳作載旆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說文引作武王載坡引之謹案發正字也旆坡皆借字也發謂起師伐桀也王制曰有發則



命大司徒敘士以車  
甲月令曰無發大衆  
幽風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  
武王載發武  
王則發也漢書律厯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  
與此發字同義史記殷本紀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卽  
本此詩武王載發有虔秉鉞之文史公言把鉞而不言載旃則  
所見本不作旃可知

### 哀荊之旅

殷武篇梁入其阻哀荊之旅毛傳曰哀聚也箋曰冒入其險阻  
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正義曰言聚荊之旅故知俘虜其士  
衆也家大人曰毛訓哀爲聚聚荊之旅未見戰勝之義鄭曰俘  
虜其士衆則是讀哀爲俘也於義爲長俘之通作哀猶俘之通  
作哀也  
謙象傳君子以哀多益寡釋文哀鄭荀董蜀才作俘云  
取也集解引虞翻注哀取也爾雅俘取也是俘與俘哀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六

王尙書經義述聞

三

亦同  
傳言聚而不言俘虜箋言俘虜而不言聚正義牽合二說  
失之

### 勿子禍適

勿子禍適毛傳曰適過也箋曰勿罪過與之禍適引之謹案子  
猶施也禍讀爲過廣雅曰謫過責也謫與適通勿子過謫言不  
施譴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  
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曰  
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合而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趙策曰  
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史記吳王濞傳曰賊臣龜錯擅適過諸  
侯新序善謀篇曰合謫過卒分守成皋是過適皆責也禍與過  
古字通荀子成相篇說刑曰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卽罪過字漢

書公孫宏傳諸常與宏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箋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中正也家大人曰此兼用韓詩說也後漢書樊準傳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是韓詩之極作是則正取則倣之義鄭君先治韓詩故本之以作此箋也齊詩亦作是則匡衡傳齊詩者見漢書儒林傳漢紀元帝紀載衡疏曰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曰法則曰倣效即承四方是則而言之也漢紀之文本

皇清經解 卷千百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

於漢書匡衡傳而傳載衡疏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漢紀不同者後人以毛詩改之也案疏曰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故引詩四方是則以證之則亦法也若作四方之極則失其指矣顏師古注曰商邑京師也極中也則所見已是改竄之本當據漢紀以正之後漢書京師翼翼本作京邑翼翼因彼處下文京師字而誤也亦當據漢紀以正之後魏書甄瓌傳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魏時齊詩已亾則所引韓詩也白帖七十六兩引詩皆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唐時韓詩尚存則所引亦韓詩也張衡東京賦曰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本於齊韓詩也薛綜注曰京大也大邑謂洛陽也翼翼禮儀盛貌言常為四方觀翼翼然則齊韓詩說也李善注不引韓詩而引

毛詩失之

古詩隨處有韻

家大人曰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箋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夫聲與聲之相應若水之從水火之從火其在詩之中若風之入於竅而無所不達故古人之詩隨處可以用韻非但用之句末如後人作五七言之例已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鄭注云永長也歌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記曰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注云長言之引其聲也夫

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管人之為詩也必長言之其誦詩也亦然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漢藝文志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後之誦詩者知誦其言而不知詠其聲遂至失其音節加以時有古今音有變革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則其韻之在句末者已不能通其他更無論已余潛心有年於古韻既得其要領於是取三百篇日夕讀之覺古人之詩應律合節觸處成韻有非後人誦讀之所能盡者如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崔嵬為韻嵬隤為韻而崔嵬虺隤又通為一韻嘒嘒草蟲趨趨阜蟲嘒嘒為韻趨古讀若躍爾雅趨趨趨凡從翟從樂從卓從侖從爵從處從穀從勻從草阜為韻草崔從弱之字古皆讀平聲詳見段氏六書音均表若助 選貫為

韻角枕粲兮錦衾爛兮枕衾爲韻粲爛爲韻歎彼晨風鬱彼北  
林歎鬱爲韻風林爲韻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齋發二之

日栗烈流授爲韻火衣爲韻薺粟爲韻發烈爲韻九月肅霜十  
月滌場肅滌爲韻滌古讀若逐霜場爲韻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公

爲韻飛歸爲韻渚所爲韻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鼓旅爲韻淵闐  
爲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蕭悠爲韻蕭古讀若修鳴旌爲韻風雨攸

除鳥鼠攸去雨鼠爲韻除去爲韻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噦爲  
韻正冥爲韻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好莠爲韻好古讀若朽口日爲韻

百川沸騰山冢卒崩沸卒爲韻騰崩爲韻不愧於人不畏於天  
愧畏爲韻人天爲韻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攘嘗爲韻右否爲韻

肆不矜厥慍亦不隕厥問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矜隕爲韻  
皇清經解 卷三 庚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

矜古讀若陳慍問爲韻質蹶爲韻蹶協韻讀若屈原之屈成生爲韻追琢其章

金玉其相琢玉爲韻琢古讀若剛說文從玉豕聲豕音丑六切韓非子主道篇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

欲臣將自雕琢章相爲韻清酒既載駢牡既備酒牡爲韻載備爲韻臨  
衝閑閑崇墉言言臨崇爲韻臨協韻讀若陸釋文云韓詩作陸

爲韻思齊三章見下衝墉爲韻閑言爲韻而臨衝崇墉又通爲一韻是類  
是禱是致是附是伐是肆是絕是忽類致爲韻禱附爲韻伐絕

爲韻肆忽爲韻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昭高爲韻明朗爲韻明古讀若

世融終爲韻乃場乃疆乃積乃倉場積爲韻疆倉爲韻稼穡惟  
寶伐倉維好穡倉爲韻寶好爲韻哲夫成誠哲婦傾城成傾爲  
韻城城爲韻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媚依爲韻婦士爲韻自堂徂  
基自羊徂牛堂羊爲韻基牛爲韻庸鼓有斲萬舞有奕鼓舞爲

韻敦奕爲韻不競不綵不剛不柔不震不動不懸不踈競剛爲韻競古讀若強綵柔爲韻震懸爲韻懸協韻若叙動踈爲韻又若南有樛

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藟履爲韻纍綏爲韻肅肅免

冒椽之丁丁趕趕武夫公侯干城肅赴爲韻肅讀若修論語肅肅也說文肅肅竝從肅聲古皆讀若修免武爲韻冒夫爲韻丁城爲韻翹翹鎔薪

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刈秣爲韻楚馬爲韻嘽彼小星

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嘽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

抱衾與裯小宵爲韻星征爲韻五夜爲韻夜古讀若豫東公爲韻參

衾爲韻昴裯爲韻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畜

報爲韻畜古讀若朽禮記祭統孝者畜也孝古亦讀若朽楚辭大招宜擾畜只與秀霽爲韻秀霽古此讀上聲報古讀

若卒述爲韻有瀾濟盈有鶩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瀾

皇清經解 卷五頁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美

鶩爲韻鶩古讀若唯諧之唯濟雉爲韻盈鳴爲韻軌牡爲韻毋逝我梁毋

發我笱我躬不閑遑恤我後逝發闔爲韻逝古讀若舌說文從逝分與臺渴拓韻言笱後爲韻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

不可逝矣與舌韻 笱後爲韻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

泳之游之何有何亾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方泳亾喪

爲韻泳古讀若羊舟游求救爲韻誰謂河廣會不容刀誰謂宋遠曾

不崇朝容崇爲韻刀朝爲韻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

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縣遠爲韻藟弟爲韻河他他我爲

韻滸父父顧爲韻洧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洧

愾爲韻洧與愾協韻愾古讀若迄禮記哀公問彼我爲韻彼古則愾乎天下矣注愾猶至也與迄同

下寤爲韻下古讀若戶泉歎爲韻浸念爲韻念古讀若王說文從心今聲彼彼

爲韻苞周爲韻苞古讀若彪稂京爲韻而彼彼我彼又通爲一韻

蛭

蝟者蝟丞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蝟敦為韻敦協韻讀若敦彼行葦之

蝟宿為韻野下為韻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

馬飛歸為韻耀駁為韻駁古讀若庶說文從馬爻聲羽馬為韻是以有袞衣

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以我使為韻衣歸悲為韻神

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神民為韻弔質為韻福

倉為韻湛湛露斯匪陽不晡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厭為韻湛古讀若誼厭

以畜萬邦究畜為韻訥邦為韻馭馭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

怒焉如擣馭鞠怒為韻馭古讀若慶說文從足叔聲韻詩馭馭古讀若血說周道兩雅作儉儉論語馭路即此字怒

文從心叔聲道草擣為韻將恐將懼宣子于懷將安將樂棄子

如遺棄棄為韻于如為韻懷遺為韻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

皇清經解

卷五頁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毛

公子行彼周行糾佻為韻糾協韻讀若驍葛屨傳云糾糾猶縈

為韻霜行為韻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稼庾為

韻稼古讀若古庾茨坻為韻梁京為韻泂池北流浸彼稻田嘯

歌傷懷念彼碩人漉嘯為韻嘯古讀若修籀文作歎詩係其池

歌為韻池古讀浸念為韻田人為韻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

之車行彼周道狐車為韻幽周為韻草道為韻思齊大任文王

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媚為韻母婦為韻離離在宮肅肅

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離宮臨為韻肅廟係為韻鳳皇鳴矣

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

高朝為韻岡陽為韻萋離為韻萋啻為韻於薦廣牡相于肆祀

假哉皇考綏子孝子廣皇為韻牡考為韻配子為韻駟駟牡馬

在垆之野薄言駟者駟垆駟為韻馬野者為韻又有參互為韻

者若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悠哉輾轉反側求悠悠為韻得

服側為韻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

他汎髮為韻汎古讀若昆平聲漢書司馬相如傳汎汎濫汎

尤音淫彼彼我靡為韻靡古讀若摩舟髦為韻河儀他為韻爰采唐

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

我乎淇之上矣唐鄉姜桑上上為韻中宮為韻二三章桑上上

為韻中宮為韻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倉無餘于嗟乎不承

權輿於于為韻我嗟為韻嗟古讀若左平聲乎乎為韻渠餘輿為韻而

乎乎渠餘輿又通為一韻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

亂階既微且遁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麋階伊幾為

皇清經解

卷五頁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

韻遁勇為韻何多何為韻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

驕人矜此勞人驕勞驕為韻好草為韻天人人為韻維此王

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

邦克順克比度貊為韻貊古讀若莫明長為韻類比為韻君順為韻

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翾藹為韻止士

為韻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德側為韻

背陪為韻明卿為韻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將享羊

為韻牛之為韻他若日居月諸其虛其邪委委佗佗委古讀若

女禾聲蒼兮蔚兮婉兮變兮恩斯勤斯匪載匪來載古讀若弗

慮弗圖萋兮斐兮哆兮侈兮侈修古並讀若多無父何怙無母

何恃母古讀若母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有壬有林載號載嘷優哉游

哉經之營之宜民宜人匪疚匪棘

次古讀 若不測不克於平前王

不忘

於乎皇王繼序思

猗與那與

猗古讀 若阿

是斷是遷皆本句中

自爲一韻蓋其屬辭之工比音之密如此

按飛多與歸爲韻燕

庚干飛之子于歸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之類是也方多與泳爲韻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方之舟之泳之游之類是也彼多與我爲韻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洌彼下泉浸彼苞蘋汎我寤歎念彼周京之類是也浸多與念爲韻浸彼苞稂念彼周京浸我寤歎念彼碩人之類是也此皆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學者可以類推矣

上自然成文而非可以人力與焉者也管之歌詩者莫不知之

而今日遂成絕響若加以音釋則學者必苦其繁碎故於詩補

韻不載而別記於此又其字之不見於句末者如趨如騫如汎

如彼如髡如念如滌如厭如踧如怒如哆如侈如琢觀此皆可

以得其本音夫亦欲其可歌可詠可長言嗟嘆而已矣記曰審

皇清經解

卷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无

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實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其羣經及楚辭之韻亦有不在句末者如睜上九見豕負塗載

鬼一車豕鬼爲韻塗車爲韻歸妹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

血筐羊爲韻實血爲韻檀弓原壤歌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

然首手爲韻斑卷爲韻郊特牲左之右之坐之起之左坐爲韻

右起爲韻

右古讀 若矣

大戴記保傳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蔥雙爲韻

衡璜爲韻宣二年左傳宋城者謳睥其目皤其腹睥皤爲韻

皤古讀 若

目腹爲韻襄四年傳魯人誦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貍狐貍

爲韻裘貍爲韻

裘古讀 若其

三十一年傳引周書大國畏其力小國

懷其德畏懷爲韻力德爲韻魯語重莫如國棟莫如德重棟爲

韻國德爲韻孟子公孫丹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出拔爲韻類萃



爲韻又如大戴記投壺狸首詩射夫命射射者之聲獲者之旌  
既獲卒莫射射獲獲莫爲韻射讀倉若反獲讀若獲聲旌爲韻昭十二

年左傳魯南蔽鄉人言恤恤乎湫乎攸乎淡思而淺謀邇身而  
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湫攸爲韻思謀志哉爲韻謀古讀若傑志

古讀若之身臣人爲韻祭公謀父祈招詩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

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彤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招昭爲韻惜  
音金心爲韻式式力爲韻孟子萬章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

之致而至者命也爲爲爲韻致至爲韻天命爲韻命古讀若民楚辭

卜居甯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唳警粟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

乎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眞

人爲韻呢粟喔儒爲韻警斯咿兒爲韻清楹爲韻突滑爲韻如

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如爲韻梯稽脂韋爲韻九辯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僚慄兮

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沈寥兮天高而氣清宋廖兮收

潦而水清惜悽增欵兮薄寒之中人愴愴恨兮去故而就新

悲慄爲韻衰歸爲韻寥廖爲韻高潦爲韻清清人新爲韻此以眞庚

通悽欵爲韻愴恨爲韻又如皋陶謨之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小

畜之既雨既處否之先否後喜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賁之舍

車而徒萃之齋咨涕洟旅之先笑後號咷樂記之倨中矩句中

鈞間喪之亾矣喪矣悵焉愴焉忽焉愾焉大戴記王言之士信

民敦工樸商慤女憧婦空空保傅之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

武王踐阼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口生啞口戕口五帝德之  
其色郁郁郁古讀若億其德嶷嶷昭二十七年左傳之不索何獲晉

語之威兮懷兮吳語之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越語之鮓飯不及壺飡襄二十七年公羊傳之昧雉彼視孟子盡心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皆本句中自爲一韻蓋古人用韻往往如此若周秦諸子書則遽數之不能終也

毛詩經二十九卷

毛詩卷第一正義曰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與經別也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引之謹案毛詩經文當爲二十八卷與魯齊韓三家同其序別爲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志曰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前六十篇爲六卷後十四篇爲一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前二十篇爲二卷後十一篇爲一卷三頌爲三卷合

皇清經解卷五頁六

王尙書經義述聞

三

爲二十八卷周頌三十一篇每篇一章視國風小大雅魯商頌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爲一卷也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序則唐書藝文志以爲卜商作後漢書周磐傳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積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楊震傳注引韓詩曰蝦蟇刺奔女也蝦蟇在東莫之敢指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皆以序與經連引蓋韓詩序冠篇首也藝文類聚引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闕管蔡之失道也夫移之華華不虛燼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亦韓詩也序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序冠篇首則不別爲卷矣毛詩序則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亾其辭箋曰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詁訓傳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詩本經則以諸篇

之序合編爲一卷明甚經二十八卷序一卷是以云二十九卷也毛公作傳分周頌爲三卷又以序置諸篇之首是以云三十卷也

劉向述韓詩

王應麟詩攷後序曰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引之謹案列女傳貞順傳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作芣苢與文選辯命論注所引韓詩合賢明傳周南大夫妻言任於亂世者爲皇清經解卷五頁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鱣尾云云與後漢書周磐傳注所引韓詩章句合貞順傳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云云與韓詩外傳合母儀傳衛始定姜賦燕燕之詩與坊記鄭注合鄭爲記注時多取韓詩也又上災異封事引詩密勿從事與文選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所引韓詩密勿同心皆以密勿爲黽勉然則向所述者乃韓詩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六終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七

學海堂

經義述聞 周官上

高鄧王尚書引之著

府多於史

天官敘官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曰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引之謹案天官掌次府四人史二人春官鬱人府二人史一人司尊彝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府二人史一人司服府二人史一人磬師府四人史二人典庸器府四人史二人皆府多於史而賈氏曰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則其餘皆否若如今本掌次等官皆府多於史賈氏不應獨舉天府一官竊疑掌次等官府四人史二人府二人史一人人數皆上下互譌唐石經已如皇清經解卷五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一

是

膳人無府史

膳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引之謹案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曰膳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據此則膳人下無府二人史二人六字此因上籠人下醫師皆有府二人史二人之文而誤衍唐石經已然

解止

掌舍鄭注曰舍行所解止之處釋文解佳賣反疏曰案其職云設車官壇壝宮帷宮之等竝是解脫止息之處故云解止之處也引之謹案疏以解爲解脫非也解猶休也息也止也昭五年左傳敝邑休息杜注曰休解也釋文解佳賣反解止者休止也

管子五輔篇曰上彌殘苛而無解舍下愈覆鷲而不聽從吳子治兵篇曰馬疲人倦而不解舍解舍猶休止也官舍謂之解舍義亦同也解音佳賣反商子璽令篇曰漢書郊祀志曰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解已猶休已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張晏曰解止也五行志又曰合朔在夜明旦日倉而出出而解孟康曰夜倉地中出而止也淮南原道篇曰解車休馬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曰氏爲宿宮休解房又引甘氏星經曰天牀寢舍解息燕休是解與休止同義音佳賣反故鄭曰行所解止之處或言解止或言解已或言解息或言解舍或言休解其義一也而字書韻書解字皆無休止之訓蓋古義之湮久矣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二

敘官有九嬪以下無三夫人

九嬪鄭注曰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列夫人於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引之謹案此與昏義不同昏義九嬪次於三夫人之下此則有九嬪而無三夫人非有其人而不列於此也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大祭祀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內小臣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皆但言九嬪而不及三夫人若有其人則祭祀賓客悉紀皆當從后而與其事何以獨無夫人之禮事乎夫人亦當有服何

以其后與九嬪世婦之衣服而不及夫人乎然則周禮無三夫人明矣周語內官不過九御魯語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案盛章注竝云九御九嬪月令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此無三夫人故但云帥九嬪鄭注謂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失之高誘注呂氏春秋仲春紀分后妃爲二以爲夫人尤誤皆言九嬪而不及夫人與周禮合蓋三夫人之有無經傳所言各異解者各如其本書以說之可矣必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棼之也鄭君於此云夫人坐而論婦禮於內宰職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於九嬪職云三夫人當一夕皆牽合昏義三夫人之文與周禮不合

幣餘之賦 受其幣 職幣 凡用邦財者之幣

大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皇清經解卷五頁七 王尙書經義述聞 三

之餘大府幣餘之賦以待賜子鄭司農又云幣餘使有餘來還也二說不同後鄭則以爲占賣國中之斥幣疏曰幣餘之賦謂爲國營造用物有餘竝歸之於職幣得之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爲官出泉謂之幣餘之賦斥幣謂此物不入大府指斥出而賣之故名斥幣又司書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後鄭云亦受錄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家大人曰幣餘之幣非幣帛也用之不盡則有餘凡物皆然不獨幣帛而已幣當讀爲敝說文敝帛也一曰敗衣從支兩兩敗衣也象衣敗之形急就章帛敝囊囊不直錢顏注曰帛者縲殘之帛也敝敗衣也是敝爲衣敗殘之名殘則餘矣因而凡物之殘者皆謂之敝餘今時營造用物有餘價賣以還

官謂之回殘是也職幣職曰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後鄭曰幣謂給公用之餘是餘財謂之幣較然甚明職幣主餘財之官也職主也幣餘也所主者財物之餘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齋後鄭曰齋行道之財用也然則幣齋卽財用之餘故次於大府以下諸官之後也斂凡用邦財者之幣謂收用邦財者之餘也司書敘其財受其幣使人于職幣謂受其餘財使人于主餘財之官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後鄭曰納入也入餘於職幣是也古敝字多通作幣魯語不腆先君之幣器宋明道本如是宋庠補音作弊今本卽敝器也管子輕重甲篇靡幣之用輕重乙篇器以時靡幣卽靡敝也孔宙碑彫幣卽彫敝也皇象碑本急就章叱幣卽叱敝也字或作弊管子小匡篇戎車待游車之弊戎士待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四

臣妾之餘趙策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弊

今本餘下有厭字弊下有守字皆後

人所加辨見讀書雜誌

弊亦餘也合言之則曰弊餘耳先鄭前一說以幣

餘爲百工之餘差爲近之後一說謂使者有餘來還則誤以爲幣帛之餘矣後鄭云弊謂給公用之餘已得其義而又云占賣國中之斥幣餘幣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則亦誤以爲幣帛之幣豈知幣爲敝之假借讀當如其本字乎

### 嬪貢 其貢嬪物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鄭注曰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貢皮帛之屬元謂嬪貢絲枲疏曰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貢賓貢者非也句首當有作字若云嬪貢謂絲枲堪爲婦人所作是也引之謹

案祀與賓相對爲文其爲賓客之事明甚上文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地官鄉師闈共祭器州共賓器是其例也祀貢以供王祭祀之事賓貢以供王賓客之事非謂諸侯來賓而貢之因謂之賓貢也賈疏不達先鄭之意而臆爲之解非是賓本字也嬪俗字也讀當如其本字不當依俗字爲解若謂嬪婦化治絲枲因謂絲枲爲嬪貢則下文服貢亦嬪婦所爲何以不謂之嬪貢乎材貢飭化於百工不聞謂之工貢貨貢阜通於商賈不聞謂之商貢也當以先鄭之說爲長又案秋官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嬪亦當讀爲賓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賓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嬪物嬪卽賓之俗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仁嬪并閭顏注曰仁嬪賓

皇清經解

卷三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

和布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鄭注曰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引之謹案改造不得稱和和當讀爲宣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九字爲一句和布者宣布也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布憲職曰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正與此同月令命相布德和令和亦當讀爲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

詳見布德和令下

以六書之例求之宣桓皆以亘爲聲宣之爲和猶桓之爲和也

檀弓曹桓公卒於會鄭注曰曹伯廬諡宣言桓聲之誤也



魏策魏植子韓子禹貢和夷底績鄭注讀和爲桓如淳注漢書說林篇作魏宣子

酷吏傳曰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是其例矣凡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言始和布者準此

### 具脩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鄭注曰脩埽除糞洒引之謹案典祀職云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是祀五帝之兆典祀已脩除之矣非大宰事也脩當讀爲羞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合言之則曰具羞耳祀五帝言羞者大司徒曰祀五帝則奉牛牲羞其肆是也脩與羞古字通錢氏養新錄皇清經解卷五頁七王尚書經義述聞六  
曰鄉飲酒禮乃羞無算爵鄉飲酒義作修爵無數俗修爲羞正與此同修卽脩也

### 斂弛

小宰之職斂弛之聯專鄭注曰杜子春弛讀爲施元謂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疏曰杜子春弛讀爲施者若依施施是施享疑惠字事不必連若爲弛則於事廣矣故後鄭不從之引之謹案弛舍與賦斂意義不倫無由並舉當以讀施爲是斂者聚也施者散也或先施而後斂或先斂而後施地官旅師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典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鄭注曰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先施而

後斂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倉而調其急倉人掌粟人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此先斂而後施也又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糶阨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糶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掌施惠之事者非一官故曰斂施之職事也

贊冢宰受歲會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引之謹案贊冢宰受歲會當在歲終則令羣吏致事之下寫者錯亂耳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皇清經解 卷五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七

月要大宰職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是冢宰受歲會在歲終也小宰贊之亦當在此時不得次於月終之下

一曰正 二曰師

宰夫之職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以治數鄭注曰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師辟小宰宰夫也司辟上士中士也旅辟下士也引之謹案宰夫掌敘羣吏之治正也師也司也旅也皆羣吏之待徵令者正非必六官之長師非必六官之貳與大宰職所云建其正立其貳者不同彼專指六官之長與貳此則汎指百官府言之謂百官府各有正師司旅故

不曰掌六官之徵令而曰百官府也請以五證明之大射儀有小臣正小臣師鄭彼注曰小臣師正之佐也正長也又有僕人正僕人師注曰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又有司馬正司馬師注曰司馬正政官之屬師正之佐也彼文正與師相因正非六官之長師亦非六官之貳也其證一也成十八年左傳說晉悼公命百官有鄉有公族大夫有大傅有司空有六官之長中軍有尉有佐有司馬有倭奄上軍有尉有司馬校正屬御戎司士屬右六驢屬乘馬御而統言之曰師不陵正旅不偪師則所謂正者非專指六官之長而言如中軍尉其下有佐有司馬上軍尉其下有司馬則尉即是正御戎乘馬御及右各有其屬則皆正也屬於正者卽師旅也

杜注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皆失

皇清經解

卷三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八

之其證二也襄二十五年傳曰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

百官之正長師旅六正已是六卿則正長非卿可知故杜注曰

百官正長羣有司也正長爲有司則師旅可知杜注師旅小將帥也失之其

證三也周語稷徧戒百姓紀農協功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

農正再之后稷三之韋注曰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也農正后

稷之佐田畷也故次農師后稷農官之君也故次農正然則農

正之位卑於后稷其非命卿可知農師又卑於農正其旅又卑

於農師其證四也周語又曰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

之是官正非上卿也楚語曰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

而以伯子男爲師旅言公侯伯子男譬若百官之正長師旅爲

天子之羣吏也韋注師旅曰帥師旅也失之其證五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

小大多正然則正固有小者王制史以獄成告於正鄭彼注曰  
正於周鄉師之屬左傳有十正隱十一年工正莊二十年候正成二年

正成十八年隧正襄七年四鄉正襄九年馬正襄二十年陶正襄二十年

令正襄二十六年五工正九農正昭七年賈正昭二十年車正定元年牧正昭七年

庖正哀元年是官之小者亦得名為正也周官以正名者黨正但

為下大夫鄉大夫職謂之羣吏其他官正酒正則以士為之推

而至於百官府皆有正故酒誥稱庶士有正大雅稱鞫哉庶

正不必六官之長而後為正也師則屬於正者故左傳曰師不

陵正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彼注曰官師中士下士不

必六官之貳而後為師也互見後師不陵正下

歲終

皇清經解卷五頁七 王尙書經義述聞 九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鄭注曰歲終自周季冬疏曰知歲終是

周之季冬者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

於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引之

謹案歲終與正歲相應正歲為夏之孟春鄭注小宰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則歲

終為夏之季冬不得以為周之季冬也請以四證明之內宰職

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倉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倉施其功事

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是夏之正月言歲終與正歲而一歲

盡於此矣故正歲則曰均曰施言其始也歲終則曰會曰稽言

其終也若謂歲終為周之季冬則是夏之孟冬矣孟冬以後尙

有兩月豈得遽會其稍倉稽其功事乎此一證也既祿職曰掌

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上言正歲下言歲終明

正歲是夏之正月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行事歲終饗之而一歲全矣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甫及夏之十月十月以後尙有兩月豈得十月遽饗其事乎此二證也小司寇職曰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此夏之孟冬也周官所言春夏秋冬俱用日南至當言春日孟冬也夏時非用周時夏之中冬周之孟春也則也夏之中夏周之孟秋也則日北至當言秋日南至也內命婦冬日至夏日至是用夏時也他若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天府上春蠶寶鎮及寶器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蠶惡筮人上春相筮占夢季冬聘王夢大司馬中春敘振旅之蠶惡筮舍中秋敘治兵中冬敎大闕司權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羅氏中春羅春鳥牧師孟春焚牧中春通淫司烜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皆是也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歲終在孟冬正歲之閒則爲夏之季冬明矣若謂歲終爲周之皇清經解

卷五頁七

王尙書經義述聞

季冬夏之孟冬則孟冬祀司民已是夏之孟冬何得又以歲終爲孟冬乎此三證也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大司徒歲終則令敎官正治而致事鄭注云歲終自與宰夫注同正歲令于敎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小司徒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敎灋之象鄉師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州長歲終則會其州之政敎正歲則讀敎灋如初黨正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灋遂大夫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皆先言歲

終後言正歲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其二月則建丑之月而夏之歲終其三月則建寅之月而夏之正歲也故正歲歲終用夏時之名而先歲終而後正歲則周月之次序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建亥之月則爲周月之最後者矣何以先言歲終後言正歲乎此四證也歲終與夏之正歲爲終始豈與周之正月爲終始乎

行其秩敘 合作秩敘

宮伯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鄭注曰秩祿稟也敘才等也疏曰秩謂依班次受祿敘者才執高下爲次第引之謹案秩敘謂士庶子更番宿衛之次第一月之次謂之秩一歲之次謂之敘故下文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均者齊其勞逸行皇清經解卷五頁七 王尙書經義述聞

十一

者巡其先後也地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鄭彼注曰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與此行其秩敘正同義不得以爲祿稟才等也又鄉師凡邦事令作秩敘亦謂役邦事之人鄉師爲之次第而頒之使各以其次服役豈有祿稟與才等乎秩與敘同意廣雅秩次也又秩序也彼注訓敘爲次是也訓秩爲常則非也

膳用六牲 鴈芟麥 大夫執鴈

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鄭注曰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鄭司農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也引之謹案此六牲與牧人不同牧人之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此六牲則牛羊豕犬鴈魚也蓋膳夫之會飲膳羞與會醫之六會六飲六膳百羞相應

會醫職曰凡會膳會之宜

會當音嗣膳會謂六膳六會也釋文缺音失之

牛宜稌羊宜

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苽牛羊豕犬鴈魚所謂六膳也

稌黍稷梁麥苽所謂六會也鄭司農以稌黍稷梁麥苽為六穀

其說洵不可易由是推之則牛羊豕犬鴈魚亦膳夫之六牲明

矣鴈謂鵞也爾雅舒鴈鵞李巡注曰野曰鴈家曰鵞對文則鵞

與鴈異散文則鵞亦謂之鴈方言鴈自蘭而東謂之鵞賦南楚

之外謂之鵞說文鵞鴈也鴈鵞也莊子山木篇命豎子殺鴈而

烹之謂殺鵞也齊策土三倉不得壓而君鵞鵞有餘倉韓詩外

傳及說苑尊賢篇竝作鴈鵞有餘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之

鵞鴈會以菽粟此鵞謂鴨也廣雅鵞墨子雜守篇曰寇至先殺

牛羊雞狗鵞鴈今本鵞說苑臣術篇秦穆公悅百里奚之言公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七

孫支歸取鴈以負

鵞是常畜之物故歸而取之甚便也

漢書程方進傳有狗從外

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皆謂鵞為鴈也堯典二生

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十

八羽族部四強引作二牲案牲本字也生俗字也論語鄉黨篇君賜生魯讀生為牲是也

一歿費馬融以二

生為羔鴈見史記五帝紀集解

鴈則鵞也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竝作

二牲蓋羔與鵞皆常畜之物故謂之牲也魚亦可畜之池故亦

謂之牲大司馬大祭祀饗會羞牲魚鄭司農曰大司馬主進魚

牲昏義曰敎成祭之牲用魚管子禁藏篇曰舉春祭塞入禱以

魚為牲輕重已篇曰祭日犧牲以魚是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

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苽猶月令倉麥與羊會菽與雞倉稷與

牛倉麻與犬倉黍與彘皆以牲配穀耳鄭未考會醫之文故說

之未確王制曰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卯麥

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鴈亦謂獸也

大宗伯以禽作六犖以等諸臣孤執皮帛鄉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鄭注曰鴈取其候時而行引之謹案鄭蓋以鴻鴈釋之鴻鴈春去秋來故曰候時也其實大夫所執之鴈直謂鴈耳古者謂鴈爲鴈故膳夫六牲有鴈說見堯典二牲一死贄馬注曰二牲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見五帝紀

集解若非常畜之獸不得謂之牲也羔鴈皆常畜之物而雉則野物不畜於人得之則死故曰一死若以鴈爲鴻鴈則中於雉繳繫於網罟與雉皆爲死物書何以獨謂雉爲一死乎且鴻鴈孟春北去仲秋始來中間數月無鴈之時大夫將何以爲贄乎然則謂大大執鴻鴈非事實也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始以鴈爲鴻

皇猜經解 卷三頁七 王尙書經義述聞

三

鴈執贄篇曰大夫用鴈鴈乃有類于長者在民因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倏然有行列之治而說苑白虎通說苑脩文篇曰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白虎通曰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則其誤久矣蓋執贄之禮漢世已廢故不知大夫所執之鴈爲鴈而以爲鴻鴈也不然則在野之鴈或曰鴈或曰鴻或曰鴻鴈或曰候鴈稱名至無定矣而執贄之禮何以經傳皆言執鴈絕無言執鴻者乎以是言之殆非鴻鴈

賓客會

凡王祭祀賓客會則徹王之昨俎鄭注曰賓客會而王有昨俎王與賓客禮會主人飲會之俎皆爲昨俎見於此矣引之謹案賓客會三字文不成義會上蓋脫饗字謂賓客之饗會也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臚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



賓客之殮饗饗會之事亦如之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齋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會亦如之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徵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會亦如之旄人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會則亦如之夏官小臣小祭祀賓客饗會掌事如大僕之灋皆其證矣

內物

內饗辨體名肉物鄭注曰體名脊脅肩臂臠之屬肉物臠燔之屬引之謹案臠燔乃割烹煎和之異名非肉所本有之名物也與體名爲牲所本有者義例參差殆非經意今案肉物蓋若大雅行葦篇之嘉殽脾臠毛傳曰臠函也說文曰函谷也少牢饋食禮之腸三胃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四

三舉肺一祭肺三倫膚九鄭注曰膚脊革肉及心舌載于所俎賓長羞牢肝之屬凡無骨者皆是

選百羞醬物珍物 撰車徒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鄭注曰先進會之時恆選擇其中御者大司馬羣吏撰車徒注曰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釋之也引之謹案選擇竝讀曰撰說文曰撰具也又曰異具也異與撰古同聲選百羞醬物珍物者具百羞醬物珍物也文王世子曰養老之珍具是也撰車徒者具車徒也廣雅撰具也隱元年左傳繕甲兵具卒乘杜注曰步曰卒車曰乘具卒乘卽所謂撰車徒也襄二十七年傳胥梁帶使諸鬻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易餘具車徒以受封是也珍羞與車徒恐其不備而具之故皆

謂之饌

爨亨者

亨人職外內饗之爨亨者家大人曰煮卽亨也既言亨則無庸更言煮案鄭注云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疏云主外內饗爨竈亨煮之事皆是以竈釋爨以煮釋亨而經文原無竈煮二字也唐石經有煮字卽涉注文而衍而各本遂沿其誤詩楚茨及左傳桓十四年正義引此有煮字疑亦後人依唐石經加之瓠葉正義云天官亨人掌外內饗之爨亨句煮物之名句正義以煮釋亨則經文之有亨無煮甚明故知他篇引此有煮字者後人所加也大宰及少牢饋食疏引此皆作職外內饗之爨亨無煮字特牲饋食疏云周禮亨人其職主爨亨之事以供外內饗皇清經解卷五頁七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

亦無煮字

疖瘍者

醫師凡邦之有疾病者疖瘍者造焉唐石經疖瘍者作有疖瘍者惠校云宋王與之周禮訂義有有字宋本注疏無石經考文提要云案下獸醫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亦疊有字今從唐石經家大人曰太平御覽疾病部一引此亦疊有字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鄭注曰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段氏若膺周禮漢讀考曰攷周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歲十有二

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二月則爲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政爲長引之謹案段說是也爾雅曰正長也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之朔日爲一月三十日之始而稱朔月也若建丑之十二月則當謂之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鄭釋小宰正歲命名之義不明其爲一歲之長而但以爲得四時之正於是寅月之名正歲其義不明而夏時十二月遂若皆得四時之正而可以蒙正歲之稱此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之所以誤讀也

孤

掌次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鄭注曰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七

王尙書經義述聞

去

論道者引之謹案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大師大傅大保是爲三公

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筭是鄭注所本也今案三少出大戴禮記係傳篇係傳篇曰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大子寡者也未嘗以爲周禮之孤周禮言三公者皆著其數曰三若孤實有三

人則亦當著其數曰三孤矣乃通考全經言孤者凡二十有一

掌次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又曰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春官大宗伯孤執皮帛典命公之孤四命下司服孤之服自衿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巾車孤乘夏簾司常孤卿建廬夏官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孤東面其摯孤執皮帛又曰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又曰祭祀則相孤卿大夫之禮儀司士正朝儀之位孤東面北上孤卿持卿小臣掌三公孤卿之甲勞又曰王不眠朝則辭於三公及孤以其等爲之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禮左九棘孤卿大夫位

焉皆但謂之孤無言三孤者則孤之數必非三人未可以係傳  
篇之三少當之也且六卿之外若又有孤三人則其數九經當

總謂之九卿矣及考全經六官之長皆卿一人春官敘官世婦每宮卿二人疏

曰賈馬皆云奄卿其他言六卿者凡四宰夫掌治朝之禮以正  
也不在六卿之列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王及三公大夫羣  
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又曰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命六卿會其期若欲免之則王絕無言九卿者則卿之數實止六人豈嘗有孤

三人合而為九者乎地官敘官卿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再

鄉卿一人此六卿兼鄉大夫也與夏官敘官軍將皆命卿正合

是也疏謂非六官六卿則三公六卿矣若六卿之外又有孤三

人則當有所主之卿何以敘官但言三公六卿掌六卿而不及

三孤乎尋檢前後經文孤之為官蓋即在六卿之內而非別有

皇清經解 卷五百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七

三人故經但言六卿而無九卿之文六卿分掌六鄉孤已在其

中矣故不別言孤所主之鄉也再以幕人典命掌咨考之幕人

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其其帝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掌

咨從者三公既上公之禮卿眠侯伯之禮皆言三公而不言孤

孤已在卿之內故也經凡以孤卿並言者皆不著卿之人數見上

以卿與三公對言則曰六卿而不言孤見上豈非以孤在六

卿之內則不得於孤之外更數六卿亦不得於六卿之外更言

孤乎蓋六卿中有秉國政者其位獨尊故謂之孤孤者獨也譬

之大國之卿晉士會受黻冕之命而將中軍宣十六宋樂喜為

司城以為政襄九位在六卿之列而又獨尊也逸周書大匡篇

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孔晁注曰

冢鄉孤鄉蓋冢大也

見爾雅

六鄉之中孤爲大故曰冢鄉也

穆天子傳

百辟冢鄉冢鄉亦孤也郭注以爲冢宰失之昭四年左傳叔孫季杜洩將以盛葬南遺謂季孫曰冢鄉無盥介卿以葬不亦左平杜注曰冢鄉謂季孫介次也則季孫爲冢鄉孟孫叔孫爲介卿可知季孫秉國政故謂之冢鄉也其位在六卿

之首其數則一人而已不得有三也保傳篇之三少與孤何涉乎自班氏作表誤以三少爲孤而康成沿襲之於是東晉古文

尙書竊其說以人周官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孤之爲官遂失其本義矣又案以周禮之孤爲三人其誤始於新莽漢書

王莽傳曰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大理曰作士大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

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蓋莽建立周禮見經典釋文敘錄見周禮屢言三公孤卿則妄以孤爲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七

王尙書經義述聞

六

三公之佐而置三公司卿以放效之至班氏作表又以大師大傅大保爲三公而少師少傅少保爲孤卿官名雖異而以孤爲三人分屬三公則沿新莽之誤學者詳考經文以正其失可也

### 巾絮

王府掌王之燕衣服鄭注曰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禪之屬家

大人曰絮與絮通絮亦巾也說文絮巾絮也巾絮卽巾絮也方言帟巾也大巾謂之帟嵩嶽之南陳頴之閒謂之絮郭璞音奴

豬反漢書周勃傳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注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說苑正諫篇吳王蒙絮覆

面而自刎謂以巾絮覆面也亦通作拏風俗通義怪神篇以拏巾結兩足幘冠之是也疏以絮爲曠失之釋文不爲絮字作音

史記周勃世家索隱顏師古漢書注亦然蓋皆誤以爲絲絮之絮矣

凡王之獻

若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鄭注曰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疏曰知此王之獻金玉非是獻金玉於王者案下內府職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彼是諸侯獻王入內府藏之不得在此故知金玉是獻遺諸侯者也引之謹案王之二字因下文凡王之好賜而衍當爲凡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獻者獻於王也諸侯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於王則王府爲王受而藏之若魯僖公納玉於王十穀之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七

王尙書經義述聞

九

類是也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典絲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典兗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褐而藏之文義竝與此同若謂王獻諸侯之物則受而藏之者當在諸侯不得在王府矣且何以別於下文凡王之好賜乎內府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鄭彼注曰王所以遺諸侯者彼爲王遺諸侯之物故曰共曰奉此爲諸侯獻王之物故曰受曰藏不可比而同之也至內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與此相同所謂官聯也若謂內府所掌玉府不應與之同則內府掌共王及豕宰之好賜予玉府何以亦共王之好賜乎殆失之矣況王賜諸侯謂之獻遍考諸書皆無確證乎

凡上之用財用

司書凡上之用財用必致于司會鄭注曰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引之謹案經兩用字複出文不成義下用字蓋因注而衍賈疏曰此經上之用財必考於司會者此之所考但知多少而闕之非是會計與王爲限云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者欲見司書用財必考於司會之意據此則注文作財用經文則作用財不得云用財用也唐石經始誤衍敘官疏引作凡上之用財用蓋後人據誤

民之財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引之謹案賈疏釋經曰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者民之財用謂幣帛多少則所據經文財下皇清經解卷三頁七王尙書經義述聞

字

有用字財用器械相對爲文與田野夫家六畜山林川澤文義亦相稱也唐石經始脫用字

振掌事者之餘財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鄭注曰振猶拏也檢也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家人曰經言斂言振注言拏言檢皆謂收取之也中庸振河海而不泄鄭注曰振猶收也張揖注上林賦同孟子萬章篇曰金聲而玉振之也廣雅曰收斂拏取也又曰拏收也孟子梁惠王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趙岐注曰檢斂也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作不知斂斂亦收也振拏檢斂四字同義故云振猶拏也檢也上言斂幣而不言振財下言振財而不言斂幣者言幣則兼財言財則

兼幣互文耳故云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賈公彥不曉振字之義又不曉拏字檢字之義乃云以財與之謂之拏此誤以拏為拏知其足剩謂之檢此誤以檢為拏又云凡用國家財物皆先振

而後斂此誤以振為拏今於上文直言斂不言振亦振之下言振振濟之振財有餘亦斂之可知故言互之也此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辭

以作二事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袞展其功緒鄭注曰故書二為三杜子春云當為二二事謂絲枲之事引之謹案故書作三是也三事謂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祭祀賓客喪紀謂之三事猶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喪荒謂之七事也見小下文云大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祭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祿獻瑤鬯皆贊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曰祭祀曰賓客曰喪事所謂三事也正其服位所謂正其服也舉喪事之正其服則祭祀賓客可知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密袞亦如之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經亦如之蓋其服之正於三事者如此故曰以作三事正其服也亦如夏官大僕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矣更以九嬪考之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即此所謂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也又云凡祭祀贊玉盞贊后薦徹豆邊若有賓客則從后大



喪師敘哭者亦如之卽此所謂作三事也內小臣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內暨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爲內人蹕內人謂女御也鄭注內宰曰內人主謂九御女御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髮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盥盥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皆指三事言之然則九嬪九御之屬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矣杜子春以女御歲時獻功事與典絲典冕之獻功相合故改三爲二而以爲絲冕之事不知下文之展其功緒乃指獻功事言之若所謂以作三事者則爲祭祀賓客喪紀而非婦功也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夏纁元

染人夏纁元鄭注曰故書纁作窳鄭司農云窳讀當爲纁纁謂絳也引之謹案窳黃黑色也說文作𦇧黑有文也讀若飴登字玉篇𦇧於勿於月二切或作𦇧廣韻𦇧黃黑色也𦇧與窳同又通作苑淮南時則篇天子衣苑黃高誘注曰苑讀登飴之登簠藏本譌則古人衣色亦有用窳黃者急就篇曰鬱金半見緗白作登約顏師古注曰鬱金染黃也鬱與窳聲義正同夏窳元者幽風七月所謂載元載黃也似不必改爲纁字

故書綏爲禮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注曰故書綏爲禮杜子春云當爲綏禮非是也釋文禮徐音遂集韻

以禮為禘之或體引之謹案經本謂建廡非謂建綏

說見金氏禮箋設氏

周禮漢

讀考廡與旒同乘車建旒亦如生時之道車載旒也從衣作

禮者假借字耳鄭當依故書作禮而讀為廡不當沿子春之誤  
徑改為綏也廡得俗用禮字者廡禮俱音遂故也禮為禘之或  
體者古音遺與遂同地官遣人劉昌宗音遂小雅角弓篇莫肯  
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  
遺或作隧白虎通義曰禘之為言遺也是也故禘從遂聲作禘  
或從遺聲作禮亦猶九旗之旒或作廡也說文衣部有禘無禮  
者凡周禮古字為杜子春改讀者說文多不載地官大司徒使  
之相調杜子春改禘為糾而說文遂無調字春官籥章國祭蟄  
故書蟄為籥今本籥譌作蠶杜子春改籥為蟄而說文遂無籥  
辨見本條下

皇清經解

卷三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字占夢二曰噩夢杜子春改噩為罕而說文遂無噩字夏官大  
馭右祭兩軹故書軹為軒杜子春改軒為軹而說文遂無軒字  
皆是也此禮為杜子春所改故亦不載乃前賢之疏漏後人所  
當補正者也禮為廡之假俗而非譌字金氏禮箋謂廡譌為禮  
非是

下士十有六人

地官敘官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  
二人徒四人引之謹案下云每門下士二人上又云下士十有  
六人若謂下士十有六人卽每門下士之總數則鄭注云司門  
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以每門下士二人計之十二門

當有下士二十有四人不得但言十有六人也若謂下士十有六人在每門下士之外則疏云經有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閉者此司門鄭云若今城門校尉則是都司總監十二門官案下大夫及上士中士皆位尊於下士故下士但分掌每門之開閉而下大夫上士中士則總監十二門如云下大夫上士中士之下又有下士十六人總監十二門則其位與每門之下士相埒何得居其上而總監之乎下司關云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彼文與此略同而中士四人之下不言下士人數至每關始云下士二人然則司門亦但云每門下士二人而中士八人之下無下士十有六人之文明矣遍考五官敘官凡上士中皇清經解

卷五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

樂禮

大司徒之職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家大人曰樂下不當有禮字蓋涉上祀禮陽禮陰禮而行疏云樂亦云禮者謂饗燕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故樂亦云禮也案經言教和則民不乖如賈說則與教和之義無涉矣且樂禮二字義不相屬若經文果有禮字則鄭必當有注今鄭注釋陽禮陰禮而不釋樂禮

則樂下本無禮字可知以祀禮教敬以樂教和其義皆人所共  
知不煩訓釋故鄭皆無注也下文云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  
之和卽此所云以樂教和也不當有禮字明矣自賈本衍禮字  
而開成石經以下皆沿其誤鄭風緇衣正義引此作以樂教和  
則民不乖而釋之云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  
辰據此則孔所見本無禮字足正賈本之誤周官正義引此有禮字與詩正義不  
合明是後人鈔本北堂書鈔帝王部十設官部四陳禹謨本設  
依賈本增入白帖六十一引此皆無禮字官部增入禮  
字而帝王部

### 與有地治者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鄭注曰  
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鄭司農云與其地部界所屬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七

王尙書經義述聞

三

吏共聽斷之家大人曰兩司農皆以與有地治者下屬爲句謂

與治鄉州都鄙者共聽斷之始非也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  
之地訟以圖正之不言與治鄉州都鄙者共聽斷之也子謂有

獄訟者與有地治者二句連讀

凡言與某事者皆連上句爲義

師曰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媒氏曰禁遷葬者與其良者卿  
疏曰禁其鬪鬪者與其疏亂者司稽曰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  
者述人曰禁靡靡者與其毒矢射者士師曰禁逆軍旅者與犯  
師禁者司厲曰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斷者夷隸曰其守王  
宮者與其守厲禁者脩閭氏曰禁徑踰者與

治與訟義相近有

獄訟者有地治者皆指訟者言之非指聽訟者言之下文聽而

斷之乃謂聽訟者耳小司徒地訟以圖正之鄭彼注云地訟爭

疆界者卽此所謂有地治者也詁士曰凡四方之有治於土者

造焉亦謂訟於土者也古謂訟理爲治訟或曰辭訟小宰曰聽

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曰聽其小治小訟而斲之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何注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治字同義

九比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疏曰云之夫家九比之數者謂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內夫家男女九賦校比人民之數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後鄭不從皇清經解卷至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美

者以經掌國中及四郊卽是六鄉之內但鄉與公邑竝爲溝洫無井田之法故後鄭不從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者案大宰云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此文國中四郊都鄙其事相當故知此九比出九賦者之人數引之謹案所出之賦與人數多寡無涉九賦亦不得但謂之九且國中惟出邦中之賦四郊惟出四郊之賦都鄙惟出邦甸之賦家稍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不得有九也況下文始云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何得於此遽言比乎

江氏慎修周禮疑義舉要曰此

者簡閱校計之意九比者夫家一人民二田三萊四畜五車六釜七稼器八兵器九夫家爲九比之首八者皆夫家之所有故云夫家九比之數案下文始言比灋不得亂其次序六畜車犂辨其物亦在下文此則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征役之施舍但計

人不計物也江說非九比疑當爲人民之譌隸書人字或作几漢夏承碑含和履仁之仁作代旬月化行之或作儿張休峴涖銘行几過此作卮左畔卽人字茲隸續云几卽人字皆與九相

倡故人誤爲九管子海王篇萬乘之國正人百萬也今本人誤

爲九辨見管正與此同民字下半與比相倡又涉下文諸比字

而誤爲比耳既云夫家又云人民者夫謂丈夫家謂婦人疏以

婚配者言之也其餘老弱孤獨不得謂之夫家則以人民該之

縣師疏以人民爲奴婢非也謂奴婢爲人民者惟見質人朝土之文其餘則否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

邠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亦以夫家人民並言

是其例矣

### 大故致餘子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注曰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

皇清經解卷五頁七王尚書經義述聞

毛

云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疏云

司農云餘子謂羨也者以其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乃使之此

經大故不合使羨故鄭不從之引之謹案田與追胥常有之事

猶須羨卒偕行災寇非常之事豈有反不使羨者乎大司徒之

職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此云大故致餘子餘子卽民

之子弟孟子滕文公篇所謂餘夫也故大司徒統謂之萬民蓋

國之大事但致正卒而已大故則不惟致正卒又竝羨卒而致

之故曰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若謂大故致卿大夫之

子而非羨卒則大司徒何以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乎

且卿大夫之子謂之國子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大子者諸

子之職也與小司徒何涉乎鄭云餘子卿大夫之子者蓋據宣

二年左傳乃宦卿之適子又宦其餘子之文今案民之子弟亦謂之餘子逸周書羅匡篇成年餘子務斂年儉餘子務穡年饑餘子倅運管子問篇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司馬彪注曰未應丁夫爲餘子漢書食貨志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未任役爲餘子是也何必卿大夫之子而後爲餘子乎先鄭之說爲長

地域

乃分地域而辨其字施其職而平其政鄭注曰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故書城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城引之謹案邦者封之僭字古字邦與封通商頌烈祖篇邦畿千里文選西皇清經解卷三頁七王尚書經義述聞

京賦注引作封畿論語季氏篇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又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鄭本作封內是也封界也域也地封猶地域耳大司徒之職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鄭注曰封起土界也正此所謂地封也杜當云邦讀爲封封界域也其義自明不當徑改爲城

六鄉之治 六鄉之吏

鄉師之職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鄉大夫之職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引之謹案鄉師每三鄉二人見敎官注鄉大夫每鄉一人見敎官非若大司徒小司徒之統率六鄉也不得言六鄉之治六鄉之吏六當爲亦古其字也玉篇其巨之切辭也亦古文墨子公孟篇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歿亦長子嗜

酒而不羣是也

今本亦誤作亦

亦作元集韻其古作元韓勅碑陰督鄧

魯元輝元其姓也廣韻其辭也亦姓陽阿侯其斤是也渠之切

元與其同方元並與六相侷故書傳往往互譌史記周本紀名

民三百六十夫索隱引劉氏音破六為古其字管子重令篇明

主能勝六攻

說見管子

淮南地形篇通谷六

說見淮南

易林蠱之臨周流

六虛說文沚字解引五行傳若六沚作今本六字並誤作其蓋

古文其字侷六故六誤為其其亦誤為六方鄉即其鄉謂所掌

之鄉也鄉師鄉大夫各有所掌之鄉故曰其鄉之治其鄉之吏

鄉師職又云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正歲稽其鄉器鄉

大夫職又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各帥

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皆言其鄉而不言六鄉是其明證賈疏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及陸氏釋文不言方古其字則所見本已誤為六不始於唐后

經矣

興舞 以弓矢舞

鄉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

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鄭注曰鄭司農云和謂闔門之內行也

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故書舞為無杜子春讀和容為和頌

謂能為樂也無讀為舞謂能為六舞元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

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

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論語八佾篇射不主

皮馬融注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三曰

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武與舞同引之謹案



五者皆鄉射之禮也。杜子春及先後鄭注唯主皮謂射其餘則泛指他事於射無當。固不若馬說之善也。興舞之義馬未之及。今案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舞謂樂舞。故大司樂詔之。鄭注謂執弓披矢揖讓進退之儀。則是射儀。非大司樂所當贊矣。始失之。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則射時有以弓矢舞之禮。以大司樂考之。舞當在歌樂之時。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鄉射歌騶虞以射。與王大射同。則射夫亦當以弓矢舞。故曰興舞。興者作也。起也。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鄭彼注曰興猶作也。皇侃論語疏謂興舞爲射容。與樂舞趣興相會。非是。

祭祀役政密紀之數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密紀之數。聚眾庶引之。謹案祭祀役

皇清經解

卷三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政密紀不得言數。蓋因本篇屢言某某之數而誤也。

若大司徒

地域廣輪之數之類

數當爲事州長云。師田行役之事。鄭長云。密紀祭祀

之事。此亦當云春秋之祭祀役政密紀之事。惟有事故聚眾庶。若作數則文義不可通矣。鄭注賈疏皆不解數字。則其爲事字可知。事字易明。無須作解也。唐石經始誤作數。又案役政卽政。役杜子春讀政爲征是也。後鄭分役政爲二。以爲政若州射黨飲酒矣之上。祭祀下密紀皆二字爲一事。何役政獨爲二事乎。

豐年則各旬用三日焉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手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注曰公事也。旬均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疏曰云旬均也者。王制旣云用民歲不

過三日明不得爲旬十日解之故破從均引之謹案旬當如字  
讀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  
日者謂年豐則力役之事於一旬中用三日中年則一旬中用  
二日無年則一旬中用一日也經云以歲上下則在農功既畢  
之後可知以豐年計之一月用九日三冬亦直二十七日耳而  
歲不皆豐亦不皆凶則中年一月用六日三冬共十八日者其  
常也王制雖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治城郭宮室道渠亦  
有非三日所能成事者莊二十九年左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  
日至而畢杜注曰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  
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據詩定之方中箋定星昏中而正  
謂小雪時小雪十月之中氣下至日南至之日冬至十一月  
月中氣凡一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月而土功始息則用民之力已及一月蓋十倍於三日之數矣  
宣十一年傳楚令尹蔣艾獵城沂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定元  
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  
周庚寅栽城三旬而畢爲期皆而一月豈得以三日畢之乎均  
人豐年之方政一月之中纔用九日較之三旬尚少二十一日  
不得謂之過多無煩改旬爲均以強合於王制也凡王制之文  
多與周官不合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而周官大司徒之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  
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  
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  
征而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司關司貨賄之

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然則國無凶荒札喪關市猶有征稅也若斯之類兩存而闕疑焉可矣豈得比而同之乎

中

九經古義曰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注云中申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三倉曰中得也史記封禪書云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尙公主不相中皆訓爲得呂覽云禹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窳氣不通以中帝心行論高誘曰中

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杜說而不改字家大人曰管子國蓄篇曰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謂不相得也齊策是

皇情經解

卷三頁七

王尙書經義述聞

三

秦之計中而齊燕之計過矣高注亦曰中得也中得義相同故二字可以互用宋玉風賦曰中唇爲脣得目爲矚韓詩外傳曰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漢書京房傳曰麻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是也中得聲相近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至忠篇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得之淮南齊俗篇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文子自然篇得作中是也然則或改字或不改字義得兩通也

王舉則從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鄭注曰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釋文與音預引之謹案作與者是也王與其事則親往可知矣大宗伯之職

曰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祭僕曰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是吉凶之事王有與有不與也故曰王與則從與本字也舉借字也依氏王舉則從亦當爲與

內列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注曰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其屬帥四夷之隸守之疏曰司隸職云守野舍之厲禁故云帥四夷之隸守之引之謹案列卽厲禁之厲司隸職守野舍之厲禁鄭注曰厲遮例也釋文例本又作列同音烈是厲與列同魯語作列山氏蠻隸職在野外則守厲禁亦與此同意但彼在外此在內爲異耳山虞職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鄭司農云遮列守之典祀職帥其屬而守其厲禁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墓大皇清經解卷五頁七王尚書經義述聞

重

夫職帥其屬而巡墓厲鄭注云厲塋限遮列處皆其證也

主友

謂人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眠父師長之讐眠兄弟主友之讐眠從父兄弟鄭注曰主大夫君也引春秋傳曰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引之謹案宣子所云乃同官相尊之詞非大夫君之謂也惟仕於家者以大夫爲君晉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則家臣之於大夫義與君臣相等故喪服大夫之臣爲大夫服斬衰大夫君之讐宜與君同而今乃輕於師長無是理也今案曲禮曰交遊之讐不同國主友益皆交遊之屬主謂適異國所主之人也羈旅相依有

朋友之道故與友並言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廬注曰且客之而已是其證主之讐不同國者謂爲所主者或爲人所害則與害所主者之人不同國而居也

純帛

媯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注曰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玉藻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鄭注曰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祭統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鄭注以純爲繪色釋文純側其反家大人曰純者黓之俗字也說文黓黃濁黓也廣雅黓黑也廣韻黓黃黑色也黓與純聲相近古字可通純字自有黑義無煩改讀爲緇亦未皇清經解卷三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言

必皆爲紵字之譌也士冠禮及士昏禮之純衣亦當讀爲黓詳

見純衣條下

鞭度

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鄭注曰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笈也因刻丈尺耳引之謹案方言曰僉宋魏之間謂之楬笈或謂之度郭璞注曰僉今連枷所以打穀者笈亦杖名也今江東呼打爲度廣雅曰笈度杖也然則古人謂笈爲度以打得名故鄭云以威正人衆也又云因刻丈尺者以上文云以量度成賈而徵價故并及之其實鞭度但供撻戮下文胥職云執鞭度而巡其前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若均平物賈則當兼操權量不得獨持丈尺矣賈公彥不解謂笈爲度之義乃云

一物以爲二用若以繫鞞於上則爲鞭以長丈二因刻丈尺則爲度失之

詐豫

市之羣吏平肆展成莫賈鄭注曰莫讀爲定整勅會者使定物賈防詐豫也疏曰恐有豫爲詐欺故云防詐豫引之謹案賈未解豫字之義故云豫爲詐欺如賈說則當言豫詐不當言詐豫也今案豫亦詐也晏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官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不豫謂不誑也又禁耕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連言之則曰詐豫矣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亦謂市賈皆實不相誑豫也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五

楊倞注豫賈豫定爲高價也誤與賈疏同豫或作儲家語相魯篇孔子爲

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奢古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爾雅曰俯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者淮南覽冥篇

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子產爲相市不豫賈

臨時評其貴賤不豫說苑反質篇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義

定賈諫亦與賈疏同竝與荀子同說者皆讀豫爲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

傳久矣

斂市斂布

廛人掌斂市斂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家大人曰市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自唐石經已然上文質人云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下文泉府云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此文云掌斂市之斂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三之字文同一例載師注載師疏及序官疏三引此文皆有之字

飾行

胥師察其詐偽飾行債慝者而誅罰之注曰鄭司農云債賣也  
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偽惡物者元謂飾行債慝謂使人行賣惡  
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引之謹案後鄭注乃淺陋人所改  
非其原本也案疏曰先鄭云謂行且賣姦偽惡物以且問之則  
行是行步之行不為行濫之行故後鄭不從以為行濫解之是  
後鄭以行為行濫與先鄭異若如今本云使人行賣則與先鄭  
同矣疏何以云後鄭不從乎又案釋文行下孟反若是行步之  
行不得有下孟之音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  
害者使亾後鄭注曰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  
苦者釋文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遐孟卽下孟也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七 王尙書經義述聞 美

行濫卽行苦也古人謂物脆薄曰行或曰苦或曰行苦或曰行

敝或曰行濫九章算術盈不足章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

斗直錢一十行酒謂薄酒也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為破以牢

為行行與牢正相反以牢為行猶言以堅為脆也方言榆鋪幅

輒幅縷葉輸毳也毳古胞字大雅烝民釋文曰毳本又郭璞注

曰皆謂物之行敝也各本輒誤作蔽今據說文敝字注及集韻

扞失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

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濫卽方言之愷郭

愷音藍古愷濫同聲愷為行敝故又謂之行濫後鄭以行為行濫正謂此

也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剛反之音正合高

郵人言之則下庚反皆古之遺語也苦與鹽同唐風鴉羽毛傳

曰盥不攻緻也小雅四牡傳曰盥不堅固也齊語及管子小匡篇竝云辨其功苦韋昭注曰功牢也苦脆也尹知章注曰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是苦亦行濫之稱故後鄭又謂之行苦漢書禮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取行苦之物飾以欺人故曰飾行張衡西京賦說市曰鸞良雜苦蜚眩邊鄙則飾行之謂也飾行與儷慝相對爲文後鄭之說善矣江氏慎修周禮疑義舉要不知後鄭注爲後人所改因以注爲非且爲之說曰飾行者詐於事是以行爲行事之行也失之遠矣

### 凡治野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云云家大人曰野下原有田字於田中設五溝五涂以治之故曰治野田凡治野三字已見

皇清經解

卷五百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毛

上文此文自作凡治野田與上文不同疏不釋上文之凡治野而於此釋之云遂地在郊外田野之中故云凡治野田今本賈疏野下

無田字乃後人據已脫之經文刪之與疏意不合明是釋此文野田二字以別於上文

也自唐石經始脫田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周頌噫嘻箋及魯頌駟正義引此竝作凡治野田噫嘻正義釋之云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

### 與其施舍者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引之謹案鄉大夫職曰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是施舍者正謂老幼廢疾不得分以爲二而言與其施舍者也與其施舍者上當有可任者三字寫者脫去耳



鄉師職曰以國比之澧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族師職曰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是其例也下文頒職作事正謂頒之於可任者耳若無可任者三字則與下文不相生矣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七終

皇清經解

卷三頁七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